



河南府志

ル 5
1546
16



凡5
1546
16

凡5
1546
16

河南府志卷之八十一

藝文志五

序一

金谷序

晉石崇

予以元康六年從太僕卿出為使持節監青徐諸軍事征虜將軍有別廬在河南縣界金谷澗中或高或下有清泉茂林眾果竹栢藥草之屬莫不畢備又有水碓魚池土窟其為娛目歡心之物備矣時征西大將軍祭酒王詡當還長安余與眾賓共送在澗中晝夜遊宴屢遷共坐或登高臨下或列坐水次時琴瑟笙筑合載車中道路並作及任令鼓吹迭奏遂

各賦詩以敘中懷或不能者罰酒三斗感性命之不永懼凋落之無期故列序時人官號姓名年紀又寫詩著後後之好事者其覽之哉

續文選

思歸引序

晉石崇

余少有大志夸邁流俗弱冠登朝歷位二十五年五十以事去官晚節更樂放逸篤好林藪遂肥遯于河陽別業其制宅也却阻長隄前臨清渠柏木幾千萬株流水周于舍下有觀閣池沼多養鳥魚家素習技頗有秦趙之聲出則以游目弋釣爲事入則有琴書之娛又好服食咽氣志在不朽傲然有凌雲之操歛復見牽羈婆娑于九列困于人間煩黷常思歸

而永歎尋覽樂篇有思歸引儻古人之情有同于今故制此曲此曲有絃無歌今爲作歌辭以述余懷恨時無知音者令造新聲而播于絲竹也

同上

夏日登龍門樓寓望序

唐王勃

夫益者三友道術可存同心二人金蘭可印况乎詩書舊好披樂廣之高天鄉黨新知掃顏回之陋巷尋勝地敘清蕪脫野客之荷衣入幽人之桂坐榴花浮酌對文章而無憂葛蔓調絃撫鍾期而有遇旣而南方夏晚北牖晴開中園之弱柳含烟曠野之陰雲蔽日低虹飲水向溪谷而全斜戲鳥交空狎林亭而半度與含情逸共敦行役之期搦管含毫獨對鄙

人之序同上

秋日宴洛陽序

唐王勃

夫以東京勝地南呂高秋三塗鎮而九派分白露下而清風
肅或出或處人多朝野之歡以嬉以遊時極登臨之所征衣
流寓切下走之蓬襟解榻邀期屬上賓之桂席於是齊駭寶
欵琴樽偶儻論心留連促膝但有潘楊之密戚得無管鮑之
深知簪組盛而車馬墮庭宇虛而管絃亮近臨銅陌斜控銀
壘菊照新花泛輕香於遠次荷彫晚葉翻翠影於長波聽矚
方窮獻酬逾洽年忘小大傲天地於平生志混榮枯得林泉
之意氣願長繩以繫日幾近光陰思短札以凌雲或陳歌咏

人採古韻成者先皇

文苑英華

秋晚入洛於畢公宅別道王宴序

唐王勃

下官才不曠俗寵不動時充皇王之萬姓預乾坤之一物早
師周禮偶愛儒宗晚讀老莊動諧真性進非干物自踈朝市
之機退不邀榮誰識王侯之貴散琴樽於北阜喜耕鑿於東
坡野老披荷暫辭幽澗山人賣藥忽至神州驚帝室之威靈
傳皇居之壯麗朝遊魏闕見軒冕於南宮暮宿靈臺聞絃歌
於北里交情獨放已厭人間野性時違少留都下道王以天
孫之重分曲阜之新基畢公以帝室之華擁平陽之舊館迹
塵鐘鼎思在江湖居榮命於中朝接風期於下走綠滕朱紱

且混以蘿裳列榭崇軒坐均於蓬戶賓主由其莫辨語默於是同歸終大王之樂善備將軍之挹容是日也雲繁雨驟氣爽風馳高秋九月王畿千里高扁向衙似元禮之龍門甲第臨衢有當時之驛騎英王入座牢醴還陳高士臨筵樵蘇不爨是非雙遣自然天地之間榮賤兩忘何必山林之下元談清論泉石縱橫雄筆壯詞烟霞照灼旣而神馳象外宴洽寰中白露下而南亭虛蒼烟生而北林晚鷓鴣始望不及甍宇麋鹿長懷非忘林藪先生負局倦城市之塵埃遊子橫琴憶汀州之杜若况乎迹不皆遂時不再來屬宸駕之方旋值羣公之畢從洛城風景此會無期戚里笙竽浮驪易盡仰雲霞

而道意捨塵事而論心夏仲御之浮舟願乘春水張季鷹之命駕思動秋風策藜杖而非遙勅柴車之有口清溪數曲幽人長往白雲萬里帝鄉難見安貞抱朴已甘心於下走全忠履道是所望於羣公倘心迹克諧去留咸遂廟堂多暇返身滄海之隅軒冕所辭迴首箕山之路尋赤松而見及泛黃菊以相從雖源水桃花時時失路而幽山桂樹往往逢人庶公子之來遊幸王孫之畢至茅君待客自有金壇王烈迎賓還開石架惟恐一邱風月侶山水而忘年三徑蓬蒿待公卿之來日對光陰之易晚惜雲霧之難披羣公葉縣鳧飛入朝廷而不出下走遼川鶴去謝城闕而依然敢抒重襟爰疏短引

武命離前之筆希存別後之資凡我故人其辭云爾同

還冀州別洛下知己序

唐王勃

東西南北正也何從寒暑陰陽時哉不與河陽古樹無復殘
花合浦寒烟空驚墜葉王生賣藥入天子之中都夏統乘舟
屬羣公之大會風烟匝地車馬如龍鐘鼓沸天美人似玉芳
筵交映旁徼豹象之胎華饌重開直報蛟龍之髓季鷹之思
吳命駕果為秋風伯鸞之適越登山以求淥水辭故友謝時
人登鄂坂而迂廻入邛山而北走何年風月三山滄海之春
何處風光一曲青溪之路賓鴻逐暖孤飛萬里之中仙鶴隨
雲直去千年之後悲夫光陰難再子卿殷勤於少卿風景不

殊趙北相望於洛北鴛鴦雅什俱為贈別之資鸚鵡奇盃共

盡忘憂之酒同上

宴皇甫兵曹宅詩序

唐楊炯

皇甫君冠冕於安定李校書羽儀於隴西岑正字明目於漢
南石宮坊指掌於河朔高侯邦之直下走齊之濫吹若夫
風雲龍虎水火陰陽隔千里而應之莫不潛契於同聲矣聖
明千載區宇一家掩八紘以得之莫不高會於中京矣是日
也河圖適至海鯨初死五嶽四瀆漢皇帝崇其望祀一日三
朝周天子展其莊敬君臣慶色朝野歡心元晏先生開甲第
而留賓二三君子赴龍門而廣讌陰雲已墨肅氣彌高霜寒

萬里之園冰納千金之水面郊後市卽爲潘岳之居累代通
家咸言李膺之客百年何計相知在於我心四海何求爲樂
止於名教抽毫進牘皆請賦詩日暮途遥聊裁序引

盈川集

鄴公園池餞韋侍郎神都留守序

唐張說

夫良才出乎休運大任歸乎令德四海旣安乃注意於賢相
兩都分正實具瞻於師尹鸞臺侍郎兼左庶子韋公國之楨
幹人之表儀矜嚴有叔子之容持重得楊公之望門通禁省
當朝稱累代之名管綜諸闈帖職盡一時之美頃以五星東
聚八月西巡武王旣入於鎬京君陳當往於洛邑中日晷之
盈縮均天宇之會同清廟明堂政理之本也厥倉武庫兵食

之原也機務所總半天下之軍國聽訟實繁連海隅之郡縣
恩有密而處遠事有疎而授親腹心遐寄惟賢是屬歲臨單
闕月在長羸同蕭何之居守當陰識之留鎮北闕拜辭西堂
宴餞大君垂藻承月露之光榮元良賜服被星海之耀潤執
事以同列之好載壺酒而送行鄴公以彌甥之禮掃郊園而
留別此地有離洲別嶼竹館荷亭曲沼環合而連注叢山相
望而間起幽隱長寂蕭條遠風通終南之雲氣下昆明之水
幸其駐馬青林肆筵碧岸清管四發坐客增悲高臺一望
遊人其韋公方祇率嘉命保釐成周樹之風聲流我王澤
然而臨觴不其指路遲遲瑣闥夕拜戀未央之宮闕錦服書

遊懷杜林之桑梓層城日下高蓋雲飛天子賦詩已載寵行之史羣公盛集須傳出宿之文凡若干首合成一卷陸生何幸暫游朝宰之間商也恣然輕述國風之序云爾

張燕公集

薦福寺後院送辛嶼尉洛郊序

唐任華

一昨渭北節度工部尚書臧公表薦辛嶼尉洛郊蓋知嶼事親以孝聞與朋友以信聞於吏道以幹聞不然非所聞也秋七月將之官乃胥命於此寺後庭蓋所以破臨岐之妄想銷操袂之煩惱也僧院少客蒼苔滿地終南曉晴洒然黛色口暮飲罷鐘聲傍出贈言曰子之叔父以清白著稱歷踐臺省官至二千石子其刻已自勵無墜叔父之風

文苑英華

冬日洛下登樓宴序

唐吳少微

僕抱書劍河洛歲月多矣曷嘗不憶林宗想元禮慨然今古追思盛德有太原莊雄材特達信而好事招獎英奇亦千載一時也取樂文翰不孤風景置旨酒命羣公列坐層樓觀望天地烟霞咫尺左右娛賓山水淒清縱橫在目其時既晚其日將闌度比牖之涼風下南端之白日覽物增思遊子多懷迺眷斯文期乎不墜云爾

文苑英華

緱山道中五詠詩序

唐穆員

仲春之節洛師還近郊亞尹尚書郎御史元公李公韋公將事如軍賞心百里予時有所繫不克與偕三君子賦嵩峯漢

陵維源竹澗仙壇五篇遺我居者善乎詩之特用也如繪出其芳鏡涵羣象翬呈鮮彩琴韻雅音俛仰吟咏之間若存元之上晴峯之下境移衆目勝集我心詩之時用也如此否則一時得之人與閑雲並散與與夕陽俱盡春與殘花共謝游者居者等無及焉他日屬和之聲洛陽爲之動旣編次盈什則不可不紀其所以然

文苑
英華

送趙評事赴東都序

唐于邵

大盜旣滅東郊遂啟前馳龜蒙左夾遼碣過數千里草戎反華彼阻戎之餘承復禹之慶駿奔走滌怨思兼諸匪人因得請命連踵闕下歸甚忘亡是以身出身筐之貢不待錫而至

者已紛組於長府申命職方郎中滎陽鄭公達于伊洛以愬其事夫劇不可以專精故資於命介道且求於兼適必託乎至公大理評事天水趙侯當交辟之下膺至公之選罷戎西府受詔東周虛舟出不繫之外景鐘爲待叩之用故士君子隨之而不避風雨則文行忠信不其未歟鳳翔尹兼御史大夫高公勤於容禮迫此王命曾是公器與時共之追鋒告行惜別而已行軍司馬侍御史李公玉帳居左金樽敘離羣公當筵相顧不足白日陶暑青槐好陰牙幢宴如亦旣醉止左右歡甚詩人與全爭論逸價特以餉趙故拜命之辱輒冠于

首篇

文苑
英華

送杜少尹閣老赴東都序

唐 權德輿

叔通之於文學政事若雄鋸百練窾卻中節比年由東曹郎
 給事黃門俄以中執法守土洛得幹支郡視方任焉乃今亞
 尹洛師實顯府政冬十月至自繞雷來朝京師三接面命出
 車就道凡所以慈惠東人者得悉數焉以叔通之華資茂實
 而須長師於後命者蓋使洛邑耆老周知功化然後尺一詔
 條焜耀恩禮夫如是則吳公之理平第一不復專美於前書
 矣又豈以翱翔疾徐為叔通耶岐燕元老理具惜別文昌六
 職夏官卿趙公而下舉白出祖交歡道舊鄙人病不能醉亦
 笑言擊節於其間眾君子皆賦愧序引之辱

文苑英華

送薛十九丈授將作主簿分司東都序

唐 權德輿

丈人罷碭山尉之歲德輿未既亂寓居南徐拜手之初就傅
 未足以遜志歌詩未足以類事嬉于親席不知包羞會離之
 際亦命之賦爾來向三十年矣因緣進越濫次于朝而丈人
 以河陰丞蒲歲參調亦既感泣悲歡相乘微辨風采乍疑憂
 想而又徵楊惲史氏之學發羊曇西州之歎家風代德有所
 未知遺文逸簡甫獲傳授以丈人素履厚行含章立誠黃流
 白珩璨然內照可以書惇史激薄俗者有焉方安舒以潔己
 耻孟晉以枉道俛首受署不競於時方今王在在鎬東人望
 幸百執事之府署盡備擇才以理繕工之屬分領厥司所趨

者靜其祿不薄且以嵩峯之下素業在焉與夫角逐於京劇者異日論也離觴舉白征蓋就途因以弱歲非詞發僊見示且曰今日之別其可默耶直書下情拜命之辱

文苑英華

送韋員外充副元帥判官之東都序

唐 獨孤及

太尉臨淮王之秉旄淮沂也天子命公為介洎臨淮薨而相公太原公繼授兵符盡護東夏諸將亦表公叅戎周軍事如初命故事官至左右掖垣不驅傳不就辟將使其能必易其秩故自左補闕至尚書郎元年仲春始以使節赴洛陽經大盜虔劉之餘頑民雖遷汙俗未返三軍之心注於帥師之耳目屬於叅佐以公貞諒文敏能恤大事且成宣之後也故以

部從事咨焉夫民殘則譌譌則流禁流莫若以德兵不戢則翫翫則暴禁暴莫若以信建信與德以為幕中之畫惟吾子是冀將賀不服別於何有我飲餞者姑以詩代路車乘馬

文苑英華

送渭南劉少府執經赴東都省親序

唐 獨孤及

彼狗名者遭時多故乘地高勢罕不爭先着鞭而務飛速以誇當代獨吾子以文行裕盡思不出其位奉籛金之所遺羞地芥而不捨其初筮仕也典校秘書秘書之職修尉于渭南渭南無糝政歲二月以紛輓觸燧歸覲于洛白華之戀也和氣用事春物滿眼之子于征五綵其服想成臯花合穀洛水大是吾子拜嘉慶問清高之日歟夫克家而家肥策名而名

彰居官而官辨孝之大者則貂蟬羔鴈在子外府姑務遠圖
何嗟少別到洛陽為我寄聲謝鳴臯故山杼離如之何詩以

贈遠

文苑
英華

送韋拾遺歸嵩陽舊居序

唐 梁 肅

高人出於華族冠冕處乎山林於士儀見之矣在魏尉際道
遙韋公語默之間全清淨之道間餘二百載之子以純懿貞
粹追烈祖之蹤一門清風獨映今古可謂全美也已初士儀
與孔君述眷同隱于嵩邱上嗣位舉逸民孔以諫議大夫徵
且調護太子乘輿還自漢中吾子方倘佯於松桂之下鶴板
入谷拜左拾遺固辭獻納之任遂有江湖之適議者稱孔之

自得處一轍消息同符然後知刻意高潔

時而動者俱失其道理矣楊州刺史杜公蘊伊邵之望性禽

息之風士儀依仁游道幾歷寒暑既浩然有歸思乃忽乎以

將行予嘗同召諫官同被儒服所不同者執李公之御與臨

潁陽之塵而已會脫羈鎖隨烟霞訪吾子於嵯巖之側豈或

碌碌久為躁靜之異乎先書寄懷且以序眾君子考槃之什

文苑
英華

昆陵集後序

唐 梁 肅

文宗常州刺史獨孤公既薨門下客安定梁肅以公茂
德映乎當世美化加乎百姓若發揚秀氣磅礴古訓則在乎

斯文文之盛不可以莫之紀也於是綴其遺草三百篇
十卷以示後嗣乃繫其辭曰夫大者天道其次人文在昔
王以之經緯百度臣下以之彌成五教德又下衰則怨刺
於歌詠諷議彰乎史冊故道德仁義非文不明禮樂刑政非
文不立文之興廢視世之治亂文之高下視才之厚薄帝唐
接前代澆漓之後承文章顛墜之運王風下扇作者迭起不
及百年文體反正洎公之爲則又操道德爲根本總禮樂爲
冠帶以易之精義詩之雅訓春秋之褒貶屬之於詞故其文
寬而簡直而婉辯而不華博厚而高明論人無虛美比事爲
實錄天下凜然復觀兩漢之遺風善乎中書舍人崔公祐甫

之言也曰常州之文以立憲戒世褒賢遏惡爲用故議論最
長其或列於碑頌流於歌詠峻如嵩華浩如江河若贊堯舜
禹湯之命爲誥爲典爲謨爲訓人皆許之而不吾試論道之
位宜不陟哉公諱及字至之祕書監府君第四子道與之粹
天付之德聰明博達剛毅正直中行獨復動靜可則仁厚積
爲大本文藝成乎餘力其體文中雖波騰雷動起伏萬變而
殊流會歸同致于道故於賦遠游頌嘯臺見公放懷大觀超
邁流俗於仙掌函谷二銘延陵論八陣圖記見公識探神化
理合權道於議郊祀配天之禮呂誣盧奕之謚見公闡明典
訓綜覈名實若夫述聖道揚儒風則陳留郡文宣王廟碑福

海南府志 卷之八十一
州新學碑美成功旌善人則張平原頌李常侍姚尚書嚴庶
子韋給事韋穎叔墓誌鄭氏孝行記李睢陽楊懷州碑纂世
德貽後昆則先祕監靈表陳黃老之義於是有對冊文演釋
氏之與於是有鏡智禪師碑論文變損益於是有李遐叔集
序稱物狀之美而暢其情性於是有琅邪谿述其敘一事紀
一物皆足以追蹤往烈裁正狂簡噫天其以述作之柄授夫
子乎不然則吾黨安得遭遇乎斯文也初公視肅以友肅仰
公猶師每申之話言必先道德而後文學且曰後世雖有作
者六籍其不可及已苟孟朴而少文屈宋華而無根有以取
正其賈生史遷班孟堅云爾吾子可共與學當視諸斯文肅

承其言大發蒙惑今則已矣知我其誰哉遂銜涕爲敘俾來
者有以觀夫子之志若立身行道終始出處皆載易名之狀
故不備之此篇粹文

獨孤常州集序

唐李舟

傳曰物生而後有象象而後有滋滋而後有數數成而文見
矣始自天地終於草木不能無文也而况於人乎且夫日月
星辰天之文也邱陵川瀆地之文也羽毛彪炳鳥獸之文也
華葉彩錯草木之文也天無文四時不行矣地無文九州不
別矣鳥獸草木之無文則混然而無名而人不能用之矣人
無文則禮無以辨其數樂無以成其章有國者無以行其刑

政立言者無以存其勸誡文之時用大矣哉在人賢者得其
大者禮樂刑政勸誡是也不肖者得其細者或附會小說以
立異端或言遠以裨對句或志近物而玩童心或順庸聲以
諧俚耳其甚者則矯誣盛德汗巖風教爲蠱爲盜爲妖爲孽
噫文之弊有至是者可無痛乎天后朝廣漢陳子昂獨泝潰
派以趣清源自茲作者稍稍而出先大夫嘗因講文謂小子
曰吾友蘭陵蕭茂挺趙郡李遐叔長樂賈幼幾洎所知河南
獨孤至之皆憲章六藝能探古人述作之旨賈爲元宗巡蜀
分命之詔歷歷如西漢時文若使三賢繼司王言或載史筆
則典謩訓誥誓命之書可彷彿於將來矣嗚呼三公皆不處

此地而連蹇多故惟獨孤至常州刺史享年亦促豈天之未
欲振斯文耶小子所不能知也已矣常州諱及有遺文三百
篇安定梁肅編爲上下帙分二十卷作爲後序常州愛士而
肅最爲所重討論居多故其爲文之意肅能言之比葬博陵
崔貽孫又爲神道碑悉載行事而痛其不登論道之位崔公
剛而好直其詞不黨君子謂之知言昔班孟堅美漢得人之
盛曰文章則司馬遷相如又曰劉向王褒以文章顯是則四
君子者有漢之文雄歟然而遷無鄉曲之譽虧大雅明哲保
身之美相如薄於貞操有滌噐受金之累向無威儀遺文以
繆而身幾不免褒多爲歌頌當時議者以爲淫靡不急其他

無聞焉夫較詞人多陷輕躁否則慎狹迂僻於事放弛其能
蹈履中道可謂物主者寡矣孰與常州發論措詞皆王霸大
畧孝悌之至達於神明善於人交久而敬之當官正色不畏
強禦加之以仁惠愛物吏民敬畏而文又如足乎其餘則三
君既言之矣今直錄崔氏之作綴於篇末云爾文苑英華

篋中集序

唐元結

元結作篋中集或問曰公所集之詩何以訂之對曰風雅不
興幾及千歲溺於時者世無人哉嗚呼有名位不顯年壽不
將獨無知音不見稱頌死而已矣誰云無之近世作者更相
沿襲拘限聲病喜尚形似且以流易爲辭不知喪於雅正然
哉彼則指詠時物會諧絲竹與歌兒舞女生汗惑之聲於私
室可矣若令方直之士大雅君子而誦之則未見其可矣吳
興沈千運獨挺於流俗之中強攘於已溺之後窮老不惑五
十餘年凡所爲文皆與時異故朋友後生稍見師效能似類
者有五六人於戲自沈公及二三子皆以正直而無祿位皆
以忠信而久貧賤皆以仁讓而至喪亡異於是者顯榮當世
誰爲辯士吾欲問之天下兵興於今六歲人皆務武斯焉誰
嗣已長逝者遺文散失方阻絕者不見近作盡篋中所有總
編次之命曰篋中集且欲傳之親故冀其不亡於今凡七人
詩三十一首時乾元三年也文粹

送李礎判官正字歸河南序

唐 韓愈

貞元中愈從太傅隴西公于汴州李生之尊父以侍御史管
 汴之鹽鐵日為酒殺羊享賓客李生則尚與其弟學讀書習
 文辭以舉進士為業愈於太傅府年最少故得交李生父子
 尚公薨軍亂軍司馬從事皆死侍御亦被讒為民日南其後
 五年愈又貶陽山令今愈以都官司員外郎守東都省侍御
 自衡州刺史為親王長史亦留此掌其府事生以湖南從事
 請告來覲於時太傅府之士唯愈與河南司錄周君巢獨存
 其外則李氏父子相與為四人離十三年幸而集處得讌而
 舉一觴相屬此天也非人力也待御與周君於今為先輩盛

德李生溫然為君子有詩八百篇傳詠於時唯愈也業不益
 進行不加修顧唯未死耳往拜侍御謁周君抵李生退未嘗
 不發愧也往時侍御有無盡費於朋友及今則又不忍其三
 族之寒飢聚而館之疎遠畢至祿不足以養李生雖欲不從
 事於外其勢不可得已也重李生之選者皆為詩愈最故故

又序云 韓昌黎集

送石處士洪序

唐 韓愈

河陽軍節度御史大夫烏公為節度之三月求士於從事之
 賢者有薦石先生者公曰先生何如曰先生居嵩邙灑穀之
 間冬一裘夏一葛食朝夕飯一盂蔬一盤人與之錢則辭請

與出遊未嘗以事辭勸之仕不應坐一室左右圖書與之語道理辨古今事當否論人高下事後當成敗若河決下流而東注若駟馬駕輕車就熟路而王良造父爲之先後也若燭照數計而龜卜也大夫曰先生有以自老無求於人其肯爲某來邪從事曰大夫文武忠孝求士爲國不私於家方今寇聚於垣師環其疆農不耕收財粟殫亡吾所處地歸輸之塗治法征謀宜有所出先生仁且勇若以義請而疆委重焉其何說之辭於是誤書詞具馬幣十日以授使者求先生之廬而請焉先生不告於妻子不謀於朋友冠帶出見客拜受書禮於門內宵則沐浴戒行李載書冊問道所由告行於常所

來往晨則畢至張上東門外酒三行日起有執爵而言者曰大夫真能以義取人先生真能以道自任決去就爲先生別又酌而祝曰凡去就出處何常惟義之歸遂以爲先生壽又酌而祝曰使大夫恒無變其初無務富其家而飢其師無甘受佞人而外敬正士無味於諂言惟先生是聽以能有成功保天子之寵命又祝曰使先生無圖利於大夫而私便其身圖先生起拜祝辭曰敢不敬蚤夜以求從祝規於是東都之人士咸知大夫與先生果能相與以有成也遂各爲歌詩六

韻愈爲之序云

韓昌黎集

送溫處士造赴河陽軍序

唐韓愈

伯樂一過冀北之野而馬羣遂空夫冀北馬多於天下伯樂雖善知馬安能空其羣邪解之者曰吾所謂空非無馬也無良馬也伯樂知馬遇其良輒取之羣無留良焉苟無良雖謂無馬不爲虛語矣東都固士大夫之冀北也恃才能深藏而不市者洛之北涯曰石生其南涯曰溫生大夫烏公以鈇鉞鎮河陽之三月以石生爲才以禮爲羅羅而致之暮下未數月也以溫生爲才於是石生爲媒以禮爲羅又羅而致之幕下東都雖信多才士朝取一人焉拔其尤幕取一人焉拔其尤自居守河南尹以及百司之執事與吾輩二縣之大夫政有所不通事有所可疑奚所諮而處焉士大夫之去位而

巷處者誰與嬉遊小子後生於何考德而問業焉縉紳之東西行過是都者無所禮於其廬若是而稱曰大夫烏公一鎮河陽而東都處士之廬無人焉豈不可也夫南面而聽天下其所託重而恃力者惟相與將耳相爲天子得人於朝廷將爲天子得文武士於幕下求內外無治不可得也愈縻於茲不能自引去資二生以待老今皆爲有力者奪之其何能無介然於懷邪生旣至拜公於軍門其爲吾致前所稱爲天下賀以後所稱爲吾致私怨於盡取也留守相公首爲四韻詩歌其事愈因推其意而序之

韓昌黎集

杜工部小集序

唐樊

工部員外郎杜甫字子美膳部員外郎審言之孫至德初拜左拾遺直諫忤旨左轉薄遊隴蜀殆十年矣黃門侍郎嚴武總戎全蜀君爲幕賓白首爲郎待之客禮屬契濶涇阨東歸江陵緣湘沅而不返痛矣夫文集六十卷行於江漢之南常蓄東遊之志竟不就屬時方用武斯文將墜故不爲東人之所知江左詞人所傳誦者皆公之戲題劇論耳曾不知君有大雅之作當今一人而已今採其遺文凡二百九十篇各以事類分爲六卷且行於江左君有子宗文宗武近知所在漂寓江陵冀求其正集續當論次云

文苑英華

序洛詩序

唐白居易

序洛詩樂天自序在洛之詩也予歷覽古今歌詩自風騷之後蘇李以還次及鮑謝徒迄于李杜輩其間詞人聞知者累百詩章流傳者巨萬觀其所自多因讒寃逐征戍行旅凍餒病老存歿別離情發於中文形於外故憤憂怨傷之作通計今古十八九焉世所謂文士多數奇詩人尤命薄於斯見矣又有以知理安之世少離亂之時多亦明矣予不佞喜文嗜酒自幼及老著詩數千首以其多也故章句在人口姓字落詩流雖才不逮古人然所作不啻數千首以其多矣作一數奇命薄之士亦有餘矣今壽過耳順幸無病苦官至三品免懷飢寒此一樂也太和二年詔授刑部侍郎明年病免歸

洛旋授太子賓客分司東都居二年就領河南尹事又三年
病免歸履道里第再授賓客分司自太和三年春至八年夏
在洛凡五周歲作詩四百三十二首除喪朋哭子十數篇外
其他皆寄懷於酒或取意於琴閑適有餘酣樂不暇苦詞無
一字憂歎無一聲豈牽強所能致耶蓋亦發中而形外耳斯
樂也實本之於省分知足濟之以家給身閑文之以鶯詠絃
歌飾之以山水風月此而不適何往而適哉茲又以重吾樂
也予嘗云理世之音安以樂閑居之詩泰以適苟非理世安
閑居故集洛詩別爲序引不獨記東都履道里有閑居泰
之叟亦欲知皇唐太和歲有理世安樂之音集而序之以

俟夫採詩者甲寅歲七月十日云爾文苑英華

香山居士寫真詩序 唐白居易

元和五年予爲左拾遺翰林學士奉詔寫真於集賢殿御書
院時年三十七會昌二年罷太子少傅爲白衣居士又寫真
於香山寺經藏堂時年七十一前後相望始將三紀觀今照
昔慨然自嘆者久之形容非一世事幾變自題六字以寫其

懷文苑英華

京兆元少尹集序 唐白居易

天地間有粹靈氣焉萬類皆得之而人居多就人中文人得
之又居多蓋是氣凝爲性發爲志散爲文粹勝靈者其文冲

河南府志 卷之八十一
以恬靈勝粹者其文宜以秀粹靈均者其文蔚溫雅淵凝疏
朗麗則檢不阨達不放古常而不鄙新奇而不恠吾友居敬
之文其殆庶幾乎居敬姓元名宗簡河南人自舉進士歷御
史府尚書郎訖京兆亞尹凡二十八年著格詩一百八十五
律詩五百九賦述銘記書碣贊序七十五惣七百六十九章
合三十卷長慶三年冬遭疾彌留將啓手足無他語語其子
途云吾平生酷嗜詩白樂天知我者我歿其遺文得樂天爲
之序無恨矣旣而途奉理命號而告予無幾何會予自中書
舍人出牧杭州歲餘改右庶子移疾東洛明年復刺蘇州四
年間三換官在復奔命不遑萬里席不遑煖矧筆硯乎故所

托文久未果就其刺蘇州又劇郡治數月政方暇因發篋閱
睹居敬所著文集其間與予唱和者數十首燭下諷讀憐惻
久之恍然疑居敬在傍不知其一生一死也遂援筆草序序
成復視涕與翰俱悲且吟曰黃壤詎知我白頭徒念君唯將
老年淚一灑故人文重曰遺文三十軸軸軸金玉聲龍門原
上土埋骨不埋名嗚呼居敬若職業之恭慎居處之莊潔操
行之貞端襟靈之擴澹骨肉之敦愛邱園之安樂山水風月
之趣琴酒嘯吟之態與人久要遇物多情皆布在章句中開
卷而盡可知也故不序時寶歷元年冬十二月乙酉夕在吳

郡西園北齋東牖下作序

文苑
英華

穆公集序

唐許孟容

班孟堅謂有漢文章與三代同風巨唐化成稽古斯文配炎
 靈之盛浸息淫靡歸於正聲由是業文之士蓄靈含粹光價
 特獨者往往間出吾友河南穆員字興直麟蔚鳳采自天而
 授誦六經得其研深閱百氏得其英華屬詞匠意必本於道以
 為文宣王經春秋序詩書繫易象猶日月不可及矣游夏荀
 孟李斯賈誼之徒是宜學者十駕百已鑽仰而憲章者也故
 其文融朗恢健沉深理辨墉闢四會精銳百鍊結而為峻極
 敏而為游演其工也異今而從古其旨也懲惡而聳善跡夫
 士其上慈于其下擇中庸而後蹈推久要而後交則向之

詞藝由積衷淳耀發而為身瑞者也顏回黃憲仁而天促楊
 雄司馬遷才而不試穆君年逾四十用止幕畫并四賢之德
 器而祿壽似焉彼洪鑪埴真宰不直歟為天地無心芻狗
 萬化歟大凡碑誌文冊銘讚記序六十五首共成十卷於先
 府君先夫人元堂誌見自身刑家自家刑國父父子子夫夫
 婦婦之道於祭顏太師張相國文見君仁臣忠捍患成功感
 憤激烈死輕鴻毛之道向使假其永齡登金馬石渠與獻納
 論思之臣發揮謨訓潤色王度則聖朝文苑頌甘泉賦羽獵
 卿雲褒臯羣子之列加一士也斯楊嗣仁所以賦亡友之哀
 余所莫矣宋之間遺草編次授於伯兄舊御史中丞今常州

刺史善知音者佳子期乎發篋開卷如外元圃將垂來代敢

失其傳

文苑英華

師魯河南集序

宋范仲淹

觀堯典舜歌而下文章之作淳漓迭變代無窮乎惟抑末揚本去鄭復雅左右聖人之道者難之近則唐貞元元和之間韓退之至盟于文而古道最盛懿僖以降浸及五代其體薄弱皇朝柳仲塗起而麾之髦俊率從焉仲塗門人能師經探道有文于天下者多矣洎楊大年以應用之才獨步當世學者刻辭鏤意有希髣髴未暇及古也其間甚者專事藻飾破碎大雅反謂古道不適於用廢而弗學者久之洛陽尹師魯

少有高識不逐時輩從穆伯長游力爲古文而師魯深於春秋故其文謹嚴辭約而理精章奏疏議大見風采士林方聳慕焉遞得歐陽永叔從而大振之由是天下之文一變而正其深有功於道歟師魯天聖二年登進士第後中拔萃科從事于西都時洛守王文正沂公暨王文康公並加禮遇引薦于朝寘之文館箠以論事切直貶監郢州市征後起爲陝西經畧判官屢更邊任遷起居舍人直龍圖閣知潞州以前守平涼日貸公食錢于將佐議者不以情復貶漢東節度副使歲餘監均州市征予方守南陽郡一旦師魯昇疾而來相見累日無一言及後事家人問之不答予卽告之曰師魯之行

將與韓公稚圭歐陽永叔述之以貽後代君家雖貧其當捐俸以資之君其端心靖神無或後憂師魯舉手曰公言盡矣我不復云翌日往視之不獲見傳言曰已別矣遂隱几而卒故人諸生聚而泣之且歎其精明如是剛決如是死生不能亂其心可不謂正乎死而不失其正君子何少哉師魯之才之行與其履歷則有永叔為之墓銘稚圭為之墓表此不備載噫師魯有心於時而多難不壽所為文章亦未嘗編次惟先傳於人者索而類之成十卷亦足見其志也

文正公集

洛陽耆英會序

宋司馬光

昔之樂天在洛與高年者八人遊時慕之為九老圖傳于世

宋興洛中諸公繼而為之者凡再矣皆圖形普明僧舍普明樂天之故第也元豐中潞國文公留守西都韓國富公納政在里第其餘士大夫以老自逸於樂者於時為多潞公謂韓公曰凡所為慕於樂天者以其志趣高逸也奚必數與地之襲焉一旦悉集士大夫老而賢者於韓公之第置酒相樂賓主凡十有一人既而圖形妙覺僧舍時人謂之洛陽耆英會孔子曰好賢如緇衣取其敝又改為樂善無厭也二公寅亮三朝為國元老入贊萬幾出綏四方上則固社稷奠宗廟下則熙百工和萬民天子腹心股肱耳目天下所取安所取平其勲業闔大顯融豈樂天所能庶幾然猶慕樂天所為汲汲

如恐弗及豈非樂善無厭者與又洛中舊俗燕私相聚尚齒
不尚官自樂天之會已然後復行之斯乃風化之本可
宣徽王公方留守北都聞之以書請於潞公曰某亦
與年不居數客之後顧以官守不得執卮酒在坐
恨願寓名其間幸無我遺其爲諸公嘉羨加
用狄監盧尹故事亦預於會潞公命光序
年正月壬辰端明殿學士大中大夫提舉

擊壤集序

擊壤集伊川翁自樂之詩也非唯自樂
自得也伊川翁曰子夏謂詩者志之所之

爲詩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聲成其文而謂之音是知懷其時
則謂之志感其物則謂之情發其志則謂之言揚其情則謂
之聲言成章則謂之諫聲其文則謂之音然後聞其詩聽其
音則人之志情可知之矣且情有七其要在二二謂身也時
也謂身則一身之休感也謂時則一時之否泰也一身之休
感則不過貧富貴賤而已一時之否泰則在夫興廢治亂者
焉是以仲尼刪詩十去其九諸侯千有餘國風取十五西周
十有二王雅取其六蓋垂訓之道善惡明著者存焉耳近世
詩人窮感則職于怨慙榮達則專于淫泆身之休感發于喜
怒時之否泰出于愛惡殊不以天下大義而爲言者故其詩

河南府志 卷之八
大率溺于情好也噫情之溺人也甚于水古者謂水能載舟亦能覆舟是覆載在水也不在人也載則爲利覆則爲害是利害在人也不在水也不知覆載能使人有利害耶利害能使水有覆載耶二者之間必有處焉就如人能踏水非水能踏人也然而有稱善踏者未始不爲水之所害也若外利而踏水則水之情亦由人之情也若內利而踏水而壞之患立至于前又何必分乎人焉水焉其傷性害命一也性者道之形體也性傷則道亦從之矣心者性之乳郭也心傷則性亦從之矣身者心之區宇也身傷則心亦從之矣物者身之舟車也物傷則身亦從之矣是知以道觀性以性觀心以心觀

身以身觀物治則治矣然猶未也會而者也不若以道觀道以性觀性以心觀心以身觀身導河觀物則雖欲相傷其可得乎若然則以家觀家以國觀國天下觀天下亦從而可知之矣予自壯歲業于儒術士世之樂何嘗有萬之一二而謂名教之樂固有萬萬焉况不物之樂復有萬萬者焉雖死生榮辱轉戰于前曾未入于胸中則何異四時風花雪月過乎眼也誠能以物觀物而兩不相傷者焉蓋其間情累都忘去爾所未忘者獨有詩在焉然而雖曰未忘其實亦若忘之矣何者謂其所作異乎人之所作也所作不限聲律不沾愛惡不立固必不因名譽如鑑之應形如鐘之應聲其或

經道之餘因閑時因靜照物因時起志因物寓言因志發
 詠因言成詩因詠成聲因詩成音是故哀而未嘗傷樂而未
 嘗淫雖曰吟詠情性曾何累于性情哉鐘鼓樂也玉帛禮也
 與其嗜鐘鼓玉帛則斯言也不能無陋矣必欲廢鐘鼓玉帛
 則其如禮樂何人謂風雅之道行于古而不行于今殆非通
 論牽于一身而為言者也吁獨不念天下為善者少而不善
 者多造危者眾而持危者寡志士在畎畝則以讖齟言故其
 詩名之曰伊川擊壤集本集

送陳經秀才序

出陸渾略國南絕山而下東以會河山來水東西北直國

宋歐陽修

門當雙闕隋煬帝初營宮洛陽登邙山南望曰此豈非龍門
 邪世因謂之龍門非禹貢所謂導河自積石而號龍門者也
 然山形中斷巖崖缺砑若斷若鏡當禹之治水九州披山斬
 木通行天下凡水之破山而出之者皆禹鑿之豈必龍門然
 伊之流最清淺水濺濺鳴石間刺舟隨波可為浮泛釣魴擲
 鼈可供膳羞山兩麓浸流中無巖嶄頽怪盤絕之險而可以
 登高顧望自長夏而往纔十八里可以朝遊而暮歸故人之
 遊此者欣然得山水之樂而未嘗有筋骸之勞雖數至不厭
 也然洛陽西都來此者多達官尊重不可輒輕出幸時一往
 則騶奴從騎吏屬遮道唱阿後先前擯旁扶登覽未周意已

意矣故非有激流上下與魚鳥相傲然徒倚之適也然能得此者惟卑且閑者宜之修爲從事子聰參軍應之玉縣簿秀才陳生旅遊皆卑且閑者因相與期於茲夜宿西峰步月松林閒登山上方路窮而返明日上香山石樓聽八節灘晚泛舟傍山足夷猶叩下賦詩飲酒暮已歸後三日陳生告予且西予方得生喜與之遊也又遽去因書其所以遊以贈其行

文忠公集

送梅聖俞歸河陽序

宋

歐陽修

至寶潛乎山川之幽而能先羣物以貴於世者負其有異而已故珠潛于泥玉潛于璞不與夫蜃蛤珉石混而棄者其先膺美澤之氣輝然特見于外也士固有潛乎卑位而與夫庸

庸之流俯仰上下然卒不混者其文章才美之光氣亦有輝然而特見者矣然求珠者必之乎海求玉者必之乎藍田求賢士者必之乎通邑大都據其會就其名而擇其精焉爾洛陽天子之西都距京師不數驛縉紳仕宦雜然而處其亦殊王之淵海歟予方據是而擇之獨得於梅君聖俞其所謂輝然特見而精者邪聖俞志高而行潔氣秀而色和蘄然獨出於衆人中初爲河南主簿以親嫌移佐河陽嘗喜與洛之士遊故因吏事而至於此余嘗與之徜徉於嵩洛之下每得絕崖倒壑深林古宇則必相與吟哦其間始而歡然以相得終則暢然覺乎薰蒸浸漬之爲益也故久而不厭旣而以吏事

訖言歸余且惜其去又悲夫潛乎下邑混於庸庸然所謂能
先羣物而貴於世者特其異而已則光氣之輝然者豈能掩
之哉同上

送楊子聰戶曹序

宋 歐陽修

士之仕於州郡者必視其地大小高下之望以爲輕重河南
大府也叅軍雖卑以望而高下之固與他州郡異矣然地大
望高居者皆將相名臣達官居又不久率一二歲而甚者半
歲而易故河南吏民閒坐而偶語道某相某將某官者常各
斥而一二歲數之至於郎官御史方鎮牧守使人貴客由河
南出者人不候於疆去不餞於郊途逢而不避市坐者不趨

豈素慢哉蓋其見之習也彼視公卿大臣要官其易如此矧
所謂叅軍者邪其不羣嘲而隨侮之幸也叅軍每上府望門
而趨吏摩以肩過不揖反就焉持刺執版求通姓名雖心負
其所有欲進自達不可得其勢鬱鬱卑且賤反甚於他州郡
故爲之者未嘗樂也然其間能自以頭角願然而出者鮮矣
其才能之美非有異乎衆莫能也戶曹叅軍楊子聰居府中
嘗衣青衫騎破虎韉出入府門下人固輩視而槩易之居一
歲相國彭城公薦之集賢學士謝公又薦之士之有文而賢
者盡交之其能出其頭角矣若去而之他州郡不特頎然而
出矣遂特傑然以獨立也子聰南人樂其土風今秩滿諷於

吏部必吏於南也吾見南之州郡有傑然而獨出者必楊子聰也

上同 宋程頤而

上已禊飲風流遠矣而蘭亭之會最為後人所稱慕者何哉蓋其遊多豪逸之才而右軍之書復為好事者所重爾事之幽晦未嘗不在人也潁川陳公廩始治洛居則引流迴環為泛觴之所元豐乙未首修禊事公廩好古重道所命皆儒學之士既樂嘉賓形于詠歌有不媿山陰之句諸君屬而和者皆有高致野人程頤不能賦詩因論今昔之異而為之評曰我好賢方逐樂之心禮義為疎曠之比道藝當筆札之工

誠不媿矣安知後日之視今日不若今人之慕昔人也哉

杜工部詩後集序 宋王安石

予考古之詩尤愛杜甫氏作者其詞所從出一莫知窮極而病未能學也世所傳已多計尚有遺落思得其完而觀之然每一篇出自然人知非人所能為而為之者惟其甫也輒能辯之予之令鄞客有授予古之詩世所不傳者二百餘篇觀之予知非人所能為而為之實甫者其文與意之著也然甫之詩其亮見於今日自余得之世之學者至乎甫而後為詩不能至要之不知詩焉爾嗚呼詩其難惟有甫哉自洗兵馬下序而次之以示知甫者且用自發焉

校定杜工部集序

宋李綱

杜詩舊集古律異卷編次失序余嘗有意參訂之特病多事未能也故校書郎武陽黃長睿父博雅好古工文詞猶篤好公之詩乃用東坡之說隨年編纂以古律相參先後始末皆有次第然後子美之出處及少壯老成之作粲然可觀蓋自開元天寶太平全盛之時迄於至德大歷干戈亂離之際子美之詩凡千四百四十餘篇其忠義氣節羈旅艱難悲憤無聊一寓於此句法理致老而益精時平讀之未見其工迨親更兵火喪亂誦其詞如出乎其時犁然有當於人心然後知為古今絕唱也公之述作行於世者既不多遭亂亡逸加以

傳寫謬誤浸失舊文烏三轉而為寫者不可勝數長睿父官洛下與名士大夫遊哀集諸家所藏是正譌舛又得逸詩數十卷參於卷中及在秘閣得御府定本校讐益號精密非行世者之比長睿父沒十七年予始見其親校集二十二卷於其家朱黃塗改手蹟如新為之愴然竊嘆其博學淵識有功於子美之多也方肅宗之怒房瑄人無敢言獨子美抗疏救之由是廢斥終身不悔與陽城之救陸贄何異然世罕稱之者始為詩所掩故即因序其集而及之使觀者知公遇事不苟非特言語文章妙天下爾紹興六年丙辰正月朔

杜詩全集

粹言序

宋張栻

粹言者河南夫子書變語錄而文之者也余得諸子高子其家傳以爲是書成於龜山先生龜山河南之門高弟也必得夫心傳之妙苟非其人差毫釐而千里謬矣余始見之卷次不分編類不別因離爲十篇篇標以目欲其統而要非求效夫語益之書也昔文中子所得粹矣中說類多格言迺門弟子所錄後之病中說者謂其擬論語爲僭是豈文中子意哉余於是書亦慮後世有以議夫子也故輒記其始末若夫子之道日月其明泰山其高江海其大也豈後學所能形容夫子姓程諱某字正叔夫子之兄諱某諡明道先生亦時有言

其間乾道丙戌正月十有八日序

程子

菊譜序

宋劉蒙

草木之有花浮治而易壞凡天下輕脆難久之物者皆以花比之宜非正人達士堅操篤行之所好也然余嘗觀屈原之爲文香草龍鳳以比忠正而菊與菌桂荃蕙蘭芷江離同爲所取又松者天下歲寒堅正之木也而陶淵明乃以松名配菊連語而稱之夫屈原淵明實皆正人達士堅操篤行之流至於菊猶貴重之如此是菊雖以花爲名固與浮治易壞之物不可同年而語也且菊有異於物者凡花者以春盛實者以秋成其根柢枝葉無物不然而菊獨以秋花悅人於風霜搖落之時此其得時者異也有花葉者花未必可食而康風

子乃以食菊仙又本草云以九月取花久服輕身耐老此其
花異也花可食者根葉未必可食而陸龜蒙云春苗恣肥得
以採擷供左右杯箸又本草云以正月取根此其根葉異也
夫一草之微自末至本無非可食有功於人者加以花色香
態纖妙閑雅可為邱壑燕靜之娛然則古人取其香以比德
而配之以歲寒之操夫豈偶然而已哉洛陽之風俗大抵好
花菊品之數比他州為盛劉元孫伯紹者隱居伊水之濱嘗
萃諸菊而植之朝夕嘯詠乎其側蓋有意譜之而未暇也崇
寧甲申九月餘余為龍門之遊得至君居坐於舒嘯堂上顧
玩而樂之于是相與訂論訪其居之未嘗有者因次第焉夫

牡丹荔支香筍茶竹硯墨之類有名數者前人皆有譜錄今
菊品之盛至於三十餘種可以類聚而記之故隨其名品論
敘于左以列諸譜之次

宋文選

伊洛淵源錄序

元黃清老

聖人之道自孟子沒其學不傳歷漢晉隋唐溺於異端邪說
一千五百有餘年矣濂溪周子始倡道於春陵子程子廓而
大之振綱絜維發鑰啓鍵曰致知曰篤行曰存養曰省察蔽
之以一言則曰敬體用動靜本末上一以貫之嗚呼至矣
當是之時天下英才雲從風應立其門傳其學祖述推明左
右羽翼雖資器有大小聞見有淺深要其功化一變歷代習

河南府志 卷之八十一
俗之陋而反之于唐虞三代洙泗以來未之有也朱子取其最顯著者四十有六人彙於一編題曰伊洛淵源錄竊惟伊洛之傳在諸子辟之水焉其行乎地中支分派別萬有不同然窮其所出則初無二源也學者讀伊洛之書求伊洛之道尚論其人及其世與其所友而有以興其高山景行之思則此編者亦可以見大意矣

元文類

送盧廉使還朝序

元吳徵

徵往歲壯行徵中州文獻東人逞逞稱李徐閩衆推能文辭有風致者曰姚曰盧而徵所識惟閩盧三公焉聞鍾

翰林之職自唐宋至於今壹所以寵異儒臣也公之文名天下莫不聞豈以寵異之數為輕重哉是蓋未足以為公榮也然而有可以為天下喜者何也國有大政進儒臣議之此家法也以前皇帝為親臣三十年朝夕近日月之光朝廷事宮禁事耳聞而目見熟矣凡宏規遠範深謀密慮有人不及知而公獨知之者事或昔不然而今然苟有議公援故事以對言信而有證聽者樂而行者不疑其與疏逖之臣執經泥古師心剗說而于成憲無所稽者相去萬萬也詩曰維今之人不尚有舊謂其明習舊事者也儒之為天下貴也用之而有益于斯世也若曰是官也職優而地散秩崇而望清步趨

瞻如言論淵如炳如也鏘如也如華蟲黼黻如玉磬琴瑟于以儀天朝瑞盛世而已及當世事則曰夫既或治之又奚庸問公不如是也而亦非天下所望于公也

吳州廬廬集

河志卷之八十一終

河南府志卷之八十二

藝文志六

序二

杜詩舉隅序

明宋濂

詩三百篇上自公卿大夫下至賤隸小夫婦人女子莫不有作而其託於六藝者深遠元奧卒有未易釋者故序詩之人各述其作者之意復分章析句以盡其精微至於東山一篇序之尤詳且謂一章言其完二章言其思三章言其室家之望女四章樂男女之得及時一覽之頃綱提領挈不待註釋而其大旨煥然昭明矣嗚呼此豈非後世訓詩者之楷式乎

杜子美詩實取法三百篇有類國風者有類雅頌者雖長篇短韻變化不齊體段之分明脈絡之聯屬誠有不可紊者註者無慮數百家奈何不爾之思務穿鑿者謂一字皆有所出泛引經史巧爲傅會植釀而叢脞騁新奇者稱其一飯不忘君發爲言辭無非忠君愛國之意至於率爾咏懷之作亦必遷就而爲說說者雖多不出於彼則入於此子美之詩不白於世者五百年矣近代廬陵劉氏頗患之通集所用事實別見篇後固無繳繞猥雜之病未免輕加批抹如醉翁寢語終不能了了其視二者相去何遠哉會稽俞先生季淵名漸別號默翁以卓絕之識脫畧衆說獨法序詩者之意各析章句具

舉衆義於是粲然可觀有不假辭說而自明嗚呼釋子美詩者至是可以無遺憾矣抑余聞古人註書往往託之以自見賢相逐而離騷解權臣專而衍義作何莫不由於斯先生開慶已未進士出典方州八司六察其冰蘖之操諒直之風凜然白於朝宁不幸宗社已屋徘徊於殘山剩水間無以寄其罔極之思其意以爲忠君之言隨寓而發者唯子美之詩則然於是假之以洩其胸中之耿耿久而成編名之曰杜詩舉隅觀其書則其志之悲從可知矣先生旣沒其元孫安塞丞欽將鏤諸梓來求序文甚力因不辭而爲之書

江都曹端

太極圖說述解序

明曹端

太極理之別名耳天道之立實理所爲理學之源實天所出
是故河出圖天之所以授羲也洛出書天之所以錫禹也羲
而作易八卦畫焉禹則書而明範九疇敘焉聖心一天
聖作一天爲而已且以羲易言之八卦及六十四卦
之圖曰先天者以太極爲本而生出運用無窮雖
民用然實理學之一初焉厥後文王繫卦辭周
明且備命曰周易及孔子十翼之作發明
公備而理學之傳有宗焉其曰易有太
象生八卦羲易說也太極者象
已具而其理無朕之目是生

兩儀則太極固太極兩儀生四象則兩儀爲太極四象生八
卦則四象爲太極推而至於六十四卦生之者皆太極焉然
則羲易未有文字而爲文字之祖不言理學而爲理學之宗
噫自木鐸聲消儒者所傳周經孔傳之文而羲圖無傳遂爲
異流竊之而用於他術焉至宋邵康節始克收舊物而新其
說以闡其微及朱子出而爲易圖說啟蒙之書則羲易有傳
矣不惟羲易千載之一明而實世道人心之萬幸也伊川程
子康節之同遊傳易而弗之及果偶未之見邪抑不信邵之
傳耶若夫濂溪周子二程師也其於羲圖想亦偶未之見焉
然而心會太極體用之全妙太極動靜之機雖不踐羲迹而

直入義室矣於是手太極圖而口其說以示二程則又爲理學之一初焉何也蓋孔子而後論太極者皆以氣言老子道生一而後乃生二莊子師之曰道在太極之先日曰太極皆指作天地人三者氣形已具而混淪未判之名道爲一之母在太極之先而不知道卽太極太極卽道以通行而言則曰道以極致而言則曰極以不雜而言則曰一夫豈有二耶列子混淪之云漢志舍三爲一之說所指皆同微周子啟千載不傳之秘則孰知太極之爲理而非氣也哉且理語不能顯默不能隱固非圖之可形說之可狀只心會之何如耳二程得周子之圖之說而終身不以示人非秘之無可傳之人

也是後有增周說首句曰自無極而爲太極則亦老莊之流有謂太極上不當加無極二字者則又不知周子理不離乎陰陽不雜乎陰陽之旨矣亦惟朱子克究厥旨遂尊以爲經而註解之真至當歸一說也至於語錄或出講究未定之前或出應答倉卒之際百得之中不無一失非朱子之成書也近世儒者多不之講間有講焉非舍朱說而用他說則信語錄而疑註解所謂棄良玉而取頑石掇碎鐵而擲成器良可惜也端成童業農弱冠學儒漸脫流俗放異端然尚縻於科舉之學者二十餘年自強而後因故所學而潛心玩理幾十年之間似有一髮之見而竊患爲成書病者如前所云乃敢

於講授之際大書周說而分布朱解倘朱解之中有未易曉者輒以所聞釋之名曰述解用便初學者之講貫而已非敢瀆高明之觀聽也端前爲序冗中舉槩而但辨語錄太極不自會動靜一段之戾邇因頭目風眩坐卧密室良久默思不滿意乃口此命子琇筆而易之仍取辯戾及詩贊附卷末尚就有道而正焉

月川集

二程文略序

明 崔 銑

學者之讀論語也其猶庶物之育於造化乎餐其和爲至飫不知其自也探其原若無涯不憚其難也若家語之所輯戴記之所存說苑之所掇何其費詞與而小康之歎德怨之報

流於老氏然必七十子之傳也況其他乎秦漢而來皆知師孔氏用於世者其言無考窮而著書莫釋於程氏然遺書雜於衆手文集間多闕佚未若論語之精也銑也用其管明效茲就力輯爲程志文略大歸敷闡儒教平切良行可名宋之一經矣夫聖人全道而立訓故簡而一諸儒擬言而議道故煩而二皆爲之略臆而采成則庶乎文約而功省銑也望諸後賢云爾

道詞

校正尹師魯文集序

明 崔 銑

昔者夫子立教洙泗之間燭天下之英賢道一而已成列四科豈有所差別而然歟蓋皆不失其本心而已心者仁是也

仁者天德是也是故蘊之不公已擴之則普物即事以體道也澤人以立我也修文以限止也不然流於朴且靡術而謾曾是以爲道乎銑考執於宋得尹師魯之文所尚節義所長論兵明出事先任而無黨遭構不怒處終而精故詞簡而切旨不襲故言不躐其所不能其亦孔氏之政乎當宋代談經作傳摛詞申政者奚啻百家然自三四儒之外許魯齋謂彌近理而大亂真從於程氏者尹彥明稱庶幾焉行一乎敬言純乎經道行乎富貴患難噫何尹氏之多賢歟

詞

刻賈子序

明 李夢陽

子者賈誼新書也奚稱賈子子之也賈子賈子作乎類賈

子之言者作也漢興誼文最高古然誼陳說治理善據事實識要奧一一可措之行蓋管晏之儔焉故曰誼練達國體云誼文高古最者太史公業裁之入史記矣後人或摭其創草及他篇簡論說不忍遂捐棄於是類之稱書焉如過秦論太史公業裁入之矣褚先生又取其餘附之後今爲三篇云亦有一事一義而篇二三或二篇而雜之一如治安策攬截無復緒理可尋乃其宏識巨議故皎皎如日星如江河地中不得掩沒之矣此書宋淳熙間嘗刻潭州淳祐間又刊修焉時已稱舛缺及刻本失士夫家轉抄一切出吏手吏苦其煩也輒任減落其字句久之眩目或踰行竄其字句重復訛之士

夫者又靡之校也故其書愈舛缺不可讀宏治間都進士穆
得此書於樂平喬公刻之京師已復有翻刻者顧仍舛缺也
予今刻則畧校之矣然卒莫之質補之也麟甲鳳毛僅存見
於世者此耳幸邪悲邪賈子十卷共五十八篇內亡其三篇
空同集

範圍數序

明趙迎

大哉造化之妙也理而已矣氣而已矣數而已矣理一也分
而爲二氣氣二也析而爲九數在天有十干是之謂天元在
地有十二支是之謂地元天地交感支干配合錯綜流行有
六十納甲是之謂人元靜極而動于是乎有陰陽之清濁厚

薄焉于是乎有四時之生旺死絕焉于是乎有八卦之興成
休廢焉于是乎有五行之制化生剋焉于是乎有人物之吉
凶富貴貧賤壽夭焉舉莫逃乎其數也是之謂範圍伏羲之
先天露其機大禹之九疇著其迹文王之後天闡其微厥後
劉牧得其傳傳之范諤昌范諤昌傳之許堅許堅傳之李溉
李溉傳之种放种放傳之陳希夷陳希夷傳之邵康節他如
野舟如白雲如西峰者皆傳此數之緒餘以自鳴於世顧其
爲書猶頗放失散無統紀皆術士者秘其訣以自神其數使
人莫得而測其機且其簡編浩博煩亂重複舛譌執此以定
人之吉凶豈可得哉古語有之數之不靈非數之罪也算數

者之罪也愚則曰非算數者之罪也作數之書者之罪也于是約其浩博刪其繁亂削其重複正其舛謬分其門類謂範圍不可以無圖式也始之以圖式不可以無起例也次之以起例不可以無源流也次之以源流不可以無格局也次之以格局不可以無卦爻也次之以卦爻不可以無取斷也次之以取斷十干有陰陽次之以陰陽五行有真化次之以真化至于更互演義發明此數則又有五行得失五行分局九數總論九數分論五命分論以次而列其編也若夫流年斷訣此又命數所不可缺焉耳故以是終焉古人有言依經考斷應驗如神信是言也嗚呼造物之物物也使物莫得而知

也其數之出造物物物之得失舉燎然於推測布算矣破造化之秘洩鬼神之機斯有罪焉雖然天地萬物莫逃乎數世之戚戚于貧賤役役于富貴際寵利而驕矜處患難而恐懼者多見其心之誤用也故曰樂天知命又曰修身俟命明乎範圍之數達乎造化之理則人之吉凶禍福固素定也豈非不憂俟命之一助哉幸勿側視之術數云

本集

初服會序

明劉贊

洛中有社舊矣唐會昌中白樂天九人社之香山禪林謂之香山九老會宋元豐間文潞公會其同志十二人於妙覺僧舍謂之耆英會又謂之真率會二社皆兩朝偉人輯之史書

河南府志 卷之八十二
圖之繪事後爲美談數百載間猶一日也入明嘉靖中余始
仕時洛中大司徒東穀孫公大司馬鳳泉王公約同時致致
八人爲八耆會又謂之續真率會亦輯有錄繪有圖也洎余
歸田而八人者已相繼淪謝矣續補者十一數而孫公尚爲
主席遂辱見携余時分席在末行起隆慶戊辰迄今萬歷己
丑歷年二十有二先後續會者計二十有八人主席始孫公
繼嵩野朱公再高崖溫公今柱峯王公更主會者四而相繼
淪謝者屈指已廿有一中間長于余而徂者十五少于余而
先逝者六君子矣凡皆經眼朋儕也已若瑾露朝菌然旦夕
不可知如此何論古今夫古今之相視一也今社五人悉少

同几研相顧俱皤然一翁然回首初服僅猶傳舍一夢間爾
矧又去日已多來日又誰可知乎其興感滋益戚矣夫興感
莫如聚樂聚樂何如舊遊今之會多宦遊諸君子歸田以後
相就爲社爾視齟齬之交已不相侔而志向又安可盡同此
舊遊之聚所以爲真樂也余故采而名之以重吾社而圖與
繪當俟之後來社成而維揚山人胡楚鶴氏還自雲中續之
山人舊愛洛中風土卜廬在洛已久又愛初服老人之同志
而諸老人亦愛山人之雅志略同也遂拉之以入時山人齒
方艾亦匪僭自童遊者然方外同志之交更豈然足音也自
不當以前例拘之因得附書

舊志

少保王襄毅公奏議後序

明董堯封

今字內以奏議名家者豈少哉顧言事易當事難草奏從容者易而取辦倉卒者難乃襄毅公所值更難已往世廟明聖羣臣莫能及而欲有以當其意則難朔方巢虜負固久我師且告誦而會有鼓復套之議以倖功者第廟議與地方情狀差殊而欲有以兩利之則難庚戌之變強敵外陵跋扈中梗緩之則誤國急之則激亂呼吸叵測抑又難矣屬上方倚重在公而公亦以安攘爲己任不惑浮言不惕禍福屹然爲萬全龜定之圖且事勢旁午中而條對如流晷刻無少爽甚至馬上口授方畧悉出成筭今觀其便計若秦越人視疾察見

腑臟而投禁方若庖丁運刀肯綮立解卒之回天心而定國是晚益爲先朝眷知厥有自也張中丞助甫謂少保有社稷功其知言哉封向以姻黨後進辱公接引聆宏議有年旣待罪西陲實賴祇服以多免於顯過今又獲觀其全竊嘗攷鏡往哲若賈太傅之治安陸宣公之奏議世稱爲兩朝獨步而尚惜其未究於用彼固策事臣耳矧公身任其事且當最難而乃言底績者乎嗚呼前事不忘後事之師有當事之責者可以鑑矣

中原奇社序

明王价

粵夫雞壇錯峙則掩旬充郊牛耳狎修則連鞬接趾倚相多

識揚雄好奇尸子古居樓子嫺號泣黃金而子譽叱白璧以
登明貴在藏作於一山詮序於百物故笙謨鏞誥鑄雅模風
心囿雲飛叶鏗鏘於匏石學泉海滙浴炤爛於星辰高淳滄
以歎蒸扶虬螭而升進蹴崑崙於西倒趾泰岱以東傾百家
爲孳四教爲首文之時義大歟况中原河圖之源洛書之府
柱下之國漆園之鄉諸張割其南程馬張其右旬坤乾則元
黃貢奧降申甫則巖壑留輝馳華當年流馨來茲今鼎茲高
社用萃韶英唱喁者應聲呼許者賡和剛人至而扇啓老星
照而鸞嘗是日也七月風清一林景澹園檜簌簌飽佳致於
煙霞庭柚萋萋殮高文於卷帙漁貝多之寶海樵羣玉之巒

峰言人人殊局色色變禘孔祊孟禘子裕經率祖則遵前收
族則由後陽翟之六轡二室天列丹青洛陽之百草千花地
鋪黼繡乃其墨間紫靄紙上白雲望閑几以驍騰向秋臯而
飛去雕深情於月脇染峻意於霓衢然猶未盡也王會鼓鐘
獻方物之香球犀碧辟雍鸞轡奉天子之珪瓚刀弓百揆二
事有所宗五禮六樂有所考要無不奴隸百氏擯詔六文者
奚當其時對牕而誦不雨何清撫琴以歌因風益慷昔年舊
業想篝火以獨燃曠古迂懷觸磊塊而復動瞻斯蔚豹感我
蓼蟲文教大興不於此社望乎由是益憐竒於避嵌水妬波
以慳汐笑芙蓉之不媚乃倚檻以如顰聽蟋蟀其偏吟亦入

堦而似贊蓋諸君者思義辭旨按部就班峭宅王唐尸拜湯
許桂杏之圃龍鳳之樓孩頃定驚鷗楚齊遜鴻颺秋渚正看
當少之阿婆燕拾香泥不怨無端之錦瑟若平大譯以重舌
雄成譚夫碎金試質之社良逕庭矣然則弓氏安危因矢相
得輪人規萬與舟偕和自此多步羽盤豐出光價眉存夙夢
腹貯作霖樹偉區中命材格表氣折若華之木筆轉扶桑之
暉抱君子之六千歸鞭弭於玷上吞雲夢者八九寧齋芥於
胸中詎非大願哉嗟夫仲祖作緣則嚴謝玄使才則盡子伯
據地則哭東亭突馬則閑莫不汎埽文情根夢理道河南花
鳥莫戀主人塞北煙塵尚餘驕子但文章有骨自邊鄙息烽

惟是百繞樞躡身儀斗宿十日十子之會六符六禎之階昭
昭然豈小技耶陋黃竹與紫庭溥霽與晨露扶榮流而振
響埒僊館以蜚靈蓬澤蘇門礪蘭歎具令氣香山紫水柳城
補天之徽非凝論也則使鶴取編無亦眷茲幽韻撒靄躍篋
願言震此清芬大夫之從愧不能登高作賦倭人之跂聊以
當坐監觀天津應賈求載希匠照上同

月川曹先生錄粹序

明 孟化鯉

蓋宋濂洛諸儒明鄒魯之學入我朝得白沙姚江而大明然
先白沙姚江以此學鳴天下有兩先生焉河東薛文清河南
曹月川也月川先生生洪武永宣之際嗜古篤行明道淑人

當世翕然宗仰若山斗彭少保幸菴謂我朝道學之傳斷自先生始誠為確論先生科第仕宦生卒皆先文清文清嘗稱先生自少讀書卽有求道之志遂由關洛以遡濂溪且曰理明心定有德有言蓋學同行同而尤推重如此乃今文清得請從祀而先生闕然祀與否於先生無加損然世道人心繫之矣或曰先生篤行君子也所著書羽翼朱傳舉業爾昔程子作字甚敬曰卽此是學先生學以一敬為主舉業卽德業也且訓經曰傳翼傳卽所以翼經而况先生學本六經又非專為舉業者乎今夫躬行君子聖人以為難可少哉又况國初志學者鮮而先生獨以斯道為己任其言精融闕透雖稍

遜白沙姚江然篤行初無一轍今距先生幾二百年其孫子及里中後進數十人猶相與恪遵遺訓聯會觀摩究明此學啓佑之功又大先生著述甚多曩宛平李尹蔭欲重刻不果又數年馬子行坤輩與先生七世孫繼儒來新安論學鯉輒忘其愚陋敬摘先生言之粹者編次鈔梓俾論世者知先生之學不詭于鄒魯濂洛而併序其從祀之後于文清無亦竊附彭少保之意歟少保向者云云蓋寓書河南撫臺梧山李公表章先生者也

興學會約序

予新安舊無會嘉靖乙丑予獲謁西川先生歸始創立以講

河南府志

卷之八十一

藝文志

序二

三

明孟化鯉

學然有約而罔所發明萬歷丙申夏年友虞城啓昧楊君以
天垣都諫遷官道函谷登壇說法與會者七十餘人皆色喜
而君復出其邑會約觀予予諦覽之意愜旨腴詞平道大無
論遠養者首肯卽初學讀之恍若撤部屋還逆旅欣欣睹天
日而樂天倫也約始稱良哉予聞虞城舊亦無會其師士咸
以啓昧講此學相率稟承故會立而風動於乎唐虞三代時
則有學而無講之名講學自孔子而始彰由孟子迄兩程時
則有講而無會之名會講自朱陸而始著追於今在在有會
會會有約然以提明也予尤取乎虞城典刑大備條示臚列
予尤取乎立志一語蓋今之人無異于堯舜以來之人而得

與斯道者晨星非學不講凡以志弗立爾乍興乍仆一暴十
寒精舍蝟毛聖賢麟角厥有繇哉是故立志乃扼吭語而易
視者必非致道之儔友人某將重刻以傳馳書問序予念新
安有約而不能發揚約可愛而不知傳殊愧二君儻同志者
信古今無二性以聖人爲可學奕不奪鴻齊毋咻楚此志誠
立此學自純庶幾唐虞相傳道脉常明而茲約爲不徒云垌

澠池正學會約序

明 孟化鯉

澠池馬子厚楊子要鄭元晦上官體良張有孚旣誦習孔孟
之訓斌斌稱學士矣又相與過新安而商學余乃述所聞先
師尤先生教言莫非孔孟求仁集義之學欲其擴充良心常

存天命之性以毋令意見口耳技好俗情所移賦諸君聞之亦既喜見于面欣欣欲從事矣已又念此學不可一日無友然非訂會觀摩則久而意歇氣勦因以饋情者有之於是聯友爲會以月川先生爲邑前哲而又得私淑吾先師迺設兩先生位于會所示儀刑也亦既得所師資矣然兩先生皆正學以故甫會而馬嶺千秋之士靡不願入延及布衣雲擁川至可以見人心之同而正風俗美教化於此焉繫所關亦既非渺小矣它日馬子偕諸君來述其事且請書數語引會約夫諸君之欲從事此學如此其真也師資如此其正也感孚如此其速也以是觀摩足矣余復何言余惟學者不患論議

少而患躬行之不至不患切磋寡而患志意之不親志意親則視人猶己不論語默皆足相益而不致于相齟齬行至則推己及人不論親疎皆足相成而不致于相睽然又必以純潔爲洗心之極以淡泊爲養性之基愈會愈學愈學愈正良心日著性命日切將意見口耳無所著技好俗情無所入庶幾乎孔孟求仁集義以無忝居兩先生之鄉其或徇外務名黨同伐異面折博責善之譽元談落異學之窠諸君諒不爾爾而亦豈諸君所以訂會務學意哉詩不云乎靡不有初鮮克有終余更願諸君之終之也同上

嵩書序

明 李維楨

民部傳元鼎善古文詞尤精於史記以爲六經之鼓吹旣令登封討論中嶽故實倣史記八書著嵩書五年而後成釐之爲篇十有三蓋自天文地理古今帝王封禪祠宇都會城邑公卿大夫士生於斯仕於斯隱於斯遊於斯所紀載題咏與仙真之遺蹟鬼神之災祥繙黃之託處鳥獸草木之品彙巨細兼該圖史畢具矣余仕中州從釣臺望嶽近在几席三度欲往皆以事奪每用爲恨今得是書卧而遊之幸甚昔鄭夾深馬貴與藝文類目名山有記有錄有譜有圖而稱書自元鼎始登通志有盧鴻一嵩山記而嵩山有書自元鼎始易之觀陰陽書之導山水詩之識名物春秋之明褒貶禮之節文

樂之律度體例並舉貫三才總百家卽以伯仲史記言有大而非誇也元鼎有軼才好倜儻大節爲刑部郎狂且闖入青宮將爲要離荆軻之所爲執下司寇以事出非常邪議紛起元鼎力贊主者默定爰書戮一人而逆謀膽落主鬯以安尋推擇使讞三晉所平反數百人獄牒爲天下第一役甫竣抗疏指陳闕政多批鱗語疏留中忌者中之謫籍事白卽其家起爲南度支郎其僚有居前功者已驟躋卿列而元鼎絕口不言遂無殊尤之擢隨牒平進不得休足輦下夫嵩嶽降神生申及甫申伯之德曰柔惠且直仲山甫之德曰柔嘉維則嵩山在天地中其神聰明正直而一元鼎修明祀事其德足

以昭其馨香神實臨之是以能直能剛不茹柔不吐可以
聞四國可以柔萬邦是書也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神人以
和猶之山然財用於斯乎出原隰衍沃衣食於是乎生其所
由來宏遠矣如第以誇多鬪靡弔詭鈞深比於山經野史祕
諸帳中助揮塵之談而已未為不知元問未為真知元問也

本集

重刻狄梁公墓道詩序

明 虞廷璽

洛陽之東去府治三十里有故金墉城在昔漢明帝始建白
馬寺寺東百餘步則唐宰相狄文惠公墓在焉墓有神道碑
屹立穹然碑前一小石碣上有元安撫使完顏綱所題絕句
一章大夫也先帖木兒立石歲久仆墜過客忽之多不注目

適河南省幕金公養晦道經于洛拜謁墓下見其詩在荆榛
斷石間摩挲玩視慨然以悲曰詞語清新惜乎剝落廢缺遂
賡前韻一絕尤得詩人懷賢之意後詣京師錄以示鄉人周
君伯器君讀之擊節歎美為敘其事甚詳公還欲併刻之未
果予以三載秩滿赴省門邂逅公於官舍聞公言慚而弗寧
念予來牧是邦嘗欲修舉廢墜而不能茲當任其責矣遂請
其稿歸謀諸匠氏礱石併刻完顏絕句及養晦公和章附伯
器君之雄文於上庶幾文惠之忠肝義膽凜凜在人耳目不
惟發泉壤之幽光亦以不沒歌詠者之善也是為序

舊志

許孝子序

明 張 論

醇儒耻修畸行通士不矜苦節其有不二之真常焉真常也者情之無所飾而心之不可解也第令不取必於孩抱之本心而以勉汨真以變掩常離跂跳浪動負出世夫非盡人之子而以附於性天之孝思必不其然吾永許孝子真孝子也勞養喪葬哀敬篤摯其結廬墓側號泣三年也跡近奇事疑苦然而君子樂取焉其孺慕之真常與兩嚴君永依故也子輿氏稱人少之慕父母遇少艾而意移當得君而中熱夫具慶永歡且情緣境變矧其觀一杯之土而興水木之思不啻有其口澤手澤者乎孝子之痛此至迫也奚問三年奚問終身夢想神魂食息寢處有如膝下焉視稻錦自安獻陵失望

飲酒數斗嘔血骨立者鍾情不同矣豈非真常之慕本乎不二懇無所飾而膠不可解者哉雖情極而格于時愛至而嗇於勢孝子容有祿養之歉然而烏馴兔若地靈効順學士大夫口碑無窮夫亦游乎其真常而與之俱適焉耳豈足異哉孝子有子明生謀集孝子之傳記繡諸梓余固心折孝子之能以孝傳而且以嘉孝子之子復能志孝子之志俾不墜其令問也是爲序

舊志

理學雲浦孟先生年譜序

明王鉉

鉉也無似幼侍先君庭訓竊聞性學之旨稍知嚮往慨慕伊洛代有名賢而媿表南臯鄒先生居平極稱新安雲浦孟先

生者理學真儒也示以遺集語語道德奧詮卓為後學正的
恨縮地無能不獲親炙模範蓋景仰者久之乙卯拜王命來
涖茲邑而先生鶴駕有年矣鉉展拜祠下徘徊不置愴然九
原之不可作也為之豎碑以崇其瞻仰已而復從令嗣一誠
得先生年譜則知先生自髫髻便已識趣不凡津津志道長
受學於西川尤先生之門暨與海內諸大儒上下其議論而
究質辨詰獨得心印直遡濂洛關閩以上接孔孟真傳者當
先生之立朝也廉平峻潔公忠亮直絕不依傍門戶而一段
正大猷為悉自心學流出逮謝銓政歸而養采深道采宏屹
然為世山斗所謂中行獨復之君子者乎大都先生生平以

倫常為標以篤誠為修以正直為學問之本以禮義為進退
之準而是譜一筆繪出譬繪麟者雖不能繪性之仁亦可以
想其仁繪蘭者雖不能繪韻之馨亦可以想其馨此先生高
足武部惺所王公所為輯譜意也鉉不敏捧而讀之恍若親
炙模範慰所聞於鄒先生者而向所慨慕則又幸居是邦從
後死者尸祝名賢敢不私自淑艾以期無墜先訓也乎亟以
此譜壽諸梓而傳焉先生諱化鯉字叔龍雲浦其號也起家

庚辰進士

集本

孝經本義序

明 呂維祺

孝經繼春秋作蓋堯舜以來帝王相傳之心法而治天下之

大經大本也此義不明而天下無學術矣學術荒而天下無德教矣韓愈有言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湯文武周公孔子而不言是爲何物程子曰傳孔子之道者曾子一人而已而不言所傳何事孝經非孔子之傳曾子者乎今夫天地渾然氣耳而天地之性存焉元氣混沌孝在其中父子之道天性也性之德有四而仁爲長大倫有五而仁之於父子爲切人之行有百而孝爲原大哉孝乎天不得無以爲經地不得無以爲義人不得無以爲行帝王不得無以爲治天下國家昔者堯之時雍本於親睦舜之風動本於克諧以至三代聖王莫不以孝爲治天下之本世衰道微大義日晦孔子欲

以此道治天下而道不果行乃作孝經以傳曾子意者謂堯舜以來相傳之心法與治天下之大經大本不可一日不明於天下後世而曾子篤實有孝行故傳曾子以遞傳於今其意與春秋相表裏乃或火於秦紛於漢唐僞於炫邵黜於安石於是訓詁家各出所見非狃承學卽爭竄易不然亦祇於家庭問視之一節求之而不知其爲帝王相傳之心法與治天下之大經大本遂使本旨大義愈不明於天下後世而明王之治罔聞富強刑名之學競起邪慝禍亂之作交熾嗚呼有如天子躬行此道於上公卿輔之以教諸侯大夫士庶人卽堯舜之時雍風動豈在遠哉惜乎徒託之空言而不獲實

見諸行事也是故孔子自言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夫五經不可無春秋猶法律之不可無斷例也春秋不可無孝經猶洪水之疏濬決排不可不歸諸海也子輿氏曰春秋天子之事也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孝經成而察於天地通於神明光於四海其道一也大哉孝經乎參兩儀長四德冠五倫綱維百行總會六經繼二帝三王之統以傳天下與後世然則堯舜之傳是孔曾之傳宗其物事蓋可思已昔元隱士釣滄子嘗言聖人之經安得竟廢不行五百年必有明王在上興起振作表章是經今天子天縱大孝同揆堯舜而拳拳論士人習孝經以宋黜孝經之年計之適符五百之期豈非天

哉愚不敏學識淺昧猥以沈潛淹貫有年乃敢折衷羣言竊取大義蓋欲發明孔子傳堯舜以來相傳之心法與治天下之大經大本而不規規於家庭問視之一節或於孔曾傳孝之本旨大義不甚刺謬而於經文一字不敢移易慎之也誠躬逢聖天子特加意表章頒之學宮而躬行於上以明教化於下由是大義明而學術正學術正而德教興天地之氣吾之元氣天地之性吾之至性堯舜之親睦克諧吾本也堯舜之欽明溫恭吾本之本也則凡古明王之以孝治天下者其仰參天經俯察地義幽通神明遠光四海皆不越因心得之而又何屑乎富強何繁乎刑名何憂乎邪慝禍亂明乎此而

帝王治天下大經大本與其所以相傳之心法庶不晦於天下與後世而學者之從事於孔曾之傳者亦可以知厥本矣
崇正十有一年戊寅月正元日序

忠節集

孝經大全序

明 呂維祺

臣既著孝經本義已復櫛比諸家之同異潛玩孔曾之心傳久之興而嘆曰大哉聖人之言孝也其言近而旨遠其守約而施博其理至廣大而淵微至神奇而平易其文至暢達而精約至參錯變化而脈絡貫通前後照應非天下至聖其孰能與於斯也慨秦燬既灰諸儒羽翼孝經者殆數百家而今古分壘爭勝如鸞鸞嘗考今古所異不過隸書蝌蚪字句多寡

於大義奚損且夫正緣互異愈徵真傳苟能體認皆存至理而諸儒多以其意見自爲家卑者襲譌舛高者執胸臆如長孫江翁韋昭王肅虞翻劉炫之流論著蠶起互有出入孔傳既亡鄭說無徵唐註浮謗邢疏繁蕪學士搖搖莫知所宗迨夫涑水指解紫陽刊誤庶幾學者之津筏而疑非定筆他如董廣川程伊川劉屏山范蜀公真西山陸象山鈞滄子朱氏濂羅氏汝芳諸君子亦各有所發明而或鮮詮釋又如朱申周翰吳澄董闕虞淳熙蔡毅中孫本朱鴻諸家各有詮註行於世亦皆有功闡翼然或是古非今分經列傳牽合附會改易增減似失厥旨嗚呼孝之道本天地之性傳帝王之心通

貴賤之分因愛敬之良而孔子發明之以統六經之要垂萬世之法爲人君父者不可不知孝經爲人臣子者不可不知孝經爲人君父而不知孝經則必無以立德教之極爲人臣子而不知孝經則必無以盡忠孝之倫昔明道先生看詳武學經制猶欲添習孝經雖漢唐宋中至猶知置博士講殿廷刻石臺令虎賁羽林悉通章句而安石獨以私見罷黜至今猶不得與麟經共恢復嗟夫以孔子作於七十後者乃視爲蒙穉之句讀以孔子所謂天經地義通於神明者尚不得爲稽古之筌蹄何怪夫忠孝風微廉耻道喪士紕其學民倣其俗邪慝熾而良久_正漸不亦人心之秦火至今燼哉洪惟我

二祖以孝治天下其振鐸之諭首曰孝其序贊孝實嘗曰孝經者聖賢之格言大訓而我皇上親灑宸翰屢諭表章且曰朕不敢與天地祖宗並孝孰大於此者往歲上釋奠太學一儒生犯蹕上書乞行孝經所司劾奏治罪上猶優容下其議意者二千年志行之精靈固在茲耶臣幼志此經有年及官鶴署歸省始捃摭羣書淹貫折衷時欲任此顧未敢爾意謂海內必有人焉先得我心者遲迴十載跂望稍孤於是更不敢不自任會以視南唐之明年食足人悅鞅掌小暇不揣狂僭不鍵脫草成本義若干卷又四年成大全若干卷冠以義例羽翼節畧附以孔曾論孝曾子孝言曾子孝行曾子論贊

及宸翰入告述文紀事識餘若干卷蓋欲明孔子作經之意
爲明王以孝治天下而發其義理節次皆有本領條貫大哉
非天下之至聖其孰能與於斯乎而豈諸儒可以其意見自
爲家者然諸儒之說亦有雅正淵閎可發聖蘊可裨治理可
互存就質者皆取節焉乙亥履端業擬繕寫爲表上之會以
恩放歸田不果深山之暇間簡原草重加箋訂而孝經或問
成謹彙寫恭進尙有續著孝經衍義外傳等若干卷容次第
進呈要亦獻一得之愚云爾敢曰闡聖言於將湮扶名教於
幾頽提良知於未泯足爲導忠孝翼德教正人心之一助哉
杏壇不遠斯文在茲幸孝治之方興庶吾身之親見崇正戊

寅端月元日

同上

存古約言自序

明 呂維祺

甚矣儒者之迂也今何必古哉使必古也將擗木茹皮絢髮
聞首而能乎哉今不能爲古猶古不能爲今有其心焉可也
斯民三代之直今之心猶古之心而有識者率爲世道江河
之嘆則又何爲也雖有其心而不勝俗也彼其俗相率爲然
而一人獨卓然古道之從衆且非之笑之其人亦卒中徙而
規于俗豈古之必不可復抑無有人焉明以爲己任而不顧
人之非之笑之也有其人俗卽非之笑之殆其果能卓然古
道之從俗且自悔其前之謬而信從之不遑遑非笑之者哉

則夫非之笑之者必其未嘗古也故曰今之心猶古之心也古實而今好僞古厚而今好澆古儉而今好奢彼其心豈不欲實欲厚欲儉哉俗移之也卽不欲實欲厚欲儉亦其習于俗以成性非其本心也嗟乎惟禮可以已之夫禮則自家禮而集禮書儀儀禮戴記諸書備矣人將曰獨不當求之六經乎然而不行其野不違其馬俗方規規然終其身之不悟吾與之言禮而復繁其辭泛其指而驟與之草彼必益駭而不信議而弗從吾蓋有隱憂焉以爲繁不如簡之易鏡也泛不如切之挈要也驟草不如相因之默喻也僭爲存古約言十二篇首敦本言夫孝德之本也而閑家而厚俗則修齊風化

繫焉猶未也而漸及于冠婚喪祭言夫禮不可斯須去而此其最大者若服式宴會交接揖讓剝削則皆日用之常而奢則不遜也動容周旋中禮者寡矣故必本之以禮而一返之于實于厚于儉其爲說大抵祖家禮而引用沈歸德呂寧陵及孟雲浦諸先生所嘗言者非吾臆說也夫使吾第取諸家說而文之亦何益于俗蓋彼諸家說最簡易莫如家禮及諸先生鄉約而今皆不可盡見諸施行無論古今不相及千里不同俗卽我邑人士視前二三十年亦有月異而歲不同者醫者爲方必求對證苟能已病雖海上單方無異黃岐不則日取內經素問丹溪諸方書錄之無益也故我之爲約言也

綦簡綦切綦因也約故也吾聞仲尼論以約失之者鮮然必曰約之以禮又必曰克己復禮使不約禮何云以約使不克己何云約禮謝氏曰克己須于性偏難克處克將去如是言約斯至約矣噫世多非笑儒者尤多非笑迂儒夫寧知世無迂吾之言而非之笑之也哉狂瀾旣倒誰砥中流吾爲此言豈其得己是必有人焉諒吾不得已之苦心以相與力返先古雖于古禮什一千百而古意不失猶可厲世磨鈍故曰有其心焉可也若夫海內有大君子者起而肩世道之責將必由家禮諸說而溯古禮之全俾三代之英太初之樸常在人間豈復事此哉雖然其以此爲古道之權輿禮教之嚆矢也

亦或庶幾有小補焉爾同上

音韻日月燈序

明呂維祺

說者曰圖書出八卦畫六書作而渾沌日死天地之元氣日薄然乎哉蓋天地之不得不開闢渾沌之不得不文明猶之日月之不得不麗乎天薪火之不得不傳而大人之不得不繼明照于四方也云爾是故六書之道實與圖書八卦相表裏非小數也宋司馬氏之言曰備萬物之體用莫過于字包衆字之形聲莫切于韻三才之道性命道德之奧禮樂刑政之原皆繫于此而宋文憲亦言推十二律以合八十四調將大樂之和在是由是言之六書非小數昔者河出圖洛出書

聖人則之而字肇乎其間矣庖犧氏之畫卦也其初特一奇一耦以象陰陽二生四四生八八之而六十四而三百八十四而四千九十六極之百千萬億變化無窮而字行乎其間矣邵堯夫先生之作經世也以日月星辰象平上去入以水火土石象開發收閉而以陰陽剛柔相乘因之得一百一十二得一百五十二得一萬七千二十四得二萬八千九百八十一萬六千五百七十六極之動植之用數通數而字神乎其間矣神哉乎開物成務以前民用洩圖書與義畫之奧而廣之其道一也字單出爲聲聲成文爲音音員爲韻聲叶諸天音脰諸地叶者爲父脰者爲母在人爲牙舌唇齒喉在

天地之元音爲宮商角徵羽牛鐸鳴而宮聲應蕤賓奏而金鐵飛陰陽剛柔之情律呂聲音之變飛走動植之數鬼神幽明皇帝王霸道德力仁之故其道一也書契而後繫易刪詩爲音韻鼻祖後世如訓纂說文玉篇字統字林集韻韻略廣韻皆自成一家迨唐以沈約類譜取士諸家遂廢說者曰是知縱有四聲不知橫有七音猶子之不知有母也又如吳棫毛晃劉淵之倫各所增省而鮮信從者宋司馬氏作音韻指掌自謂天造神授而說者曰是知橫有七音不知縱有四聲猶母之不知有異子也噫此道晦蝕久矣學者旣鮮兼綜諸家探源會微聖祖製爲洪武正韻如日月之中天亦鮮有從

者獨斤斤沈韻尺寸不敢踰卽有疑其非者亦固曰姑爾爾嗟乎孰正之哉且夫五方之人各異其音各異其承學吳楚剽疾燕趙重濁秦隴去聲爲入梁益平聲似去將與其同者正之乎將與其異者正之乎旣已同矣異矣又孰能正之乎獨曰不有天地之元音乎天之五行地之五方性之五常其傳于人爲五音加以半徵半商爲七音有開闔有清濁有開發收閉皆以宮商自然之律呂調之非強而然也故夫圖書也八卦也經世之律呂也等子之三十六母二十四攝三百五十六聲其道皆一也予潛心此道薄窺作者之原家第言孺聞修無悶深抉元微兼以門人執友多所考訂凡二

十年數易草始成書曰韻母曰同文鐸曰韻鑰凡六十卷而總繫之曰日月燈蓋三書自相表裏皆本原於圖書八卦經世諸書而總以我聖祖所定洪武正韻爲宗亦間取裁於集韻集成貫珠廣韻指掌諸書其仍分一東二冬非獨以其相承久也蓋聖祖曾謂正韻猶未盡善而於韻會一書稱善刊行賜名洪武通韻韻會固分一東二冬矣亦可想見聖祖之意非必以一百六韻爲非也但恭繹聖祖所謂韻學起於江左殊失正音之意反切字畫釋義皆本正韻以正沈韻之失至東冬清青之類雖不得不分而仍誣于古韻下曰古通用分而未始不合也虞摸麻遮之類雖不得不合而仍分爲虞

之摸麻之遮合而未始不分也蓋必如是而後可以導今之
為唐韻者使因唐而之明也魯人獵較仲尼不止獵較而先
簿正祭器其心苦哉至以開口合口見一等字署於首者蓋
以牙舌之五調宮商之七而陰陽之義清濁之辨開發收閉
之等皆於天地之元音始有領會而後分眾獨之音與凡字
之異形異義者胥為指點分屬斯則羽翼正韻之所偶未及
而休明之也猶之日月麗天能照窮山幽谷或不及暗室則
日月窮窮而有燈以繼之斯無窮矣故刪詩繫易仲尼之曰
月也圖書出八卦畫以成變化而行鬼神易之日月也蓋易
者日月之象也明亦日月之象也知易者無如仲尼能用且

若無如我聖祖豈非煌煌乎中瑒之日月也哉日月既出而
燭火不熄予何以異此雖然其以燭火禪日月之窮於暗也
也使大人繼照四方終不可窮也天地之不可無日月也其
又可無燈也乎哉堯夫嘗云須信畫前元有易自從刪後更
無詩此蓋言渾沌未嘗死天地之元氣未嘗薄而欲人於圖
書八卦六書之外有會心焉者故曰六書之道非小數也昔
崇正六年歲在癸酉八月之穀同上

修新安縣志序

代馬公諱應兆

明 呂維祺

新安故無志有志自黎陽王公訓始歷四十餘載于茲蓋闕
如也頃臨清張公鯉雅意續編已折衷于理學孟雲浦先生

而不果余乃喟然曰後之視今猶今之視昔當吾世而文獻
無徵不朽如綫何以示後之人且新安地瘠民貧從事于車
塵馬跡無寧日邇來制有沿革賦有損益人文有升沉顯晦
風習氣運慮有月異而歲不同者徵往詔來胥此物此志也
奈之何弁髦之則以謀諸學博君及庠中俊士商確成帙
其冗葺其闕恢前人未竟之緒以成縣之實錄首輿地蓋函
闕昔稱百二其勝蹟可覆按也次建置以正規模次賦役以
定徵額次風俗以識遺化次秩祀以重明禋元棲近于不經
日譌不嫌備載存舊趾也錄宦政所以章卓異也詳人物所以
表先哲也彙藝文所以便涉覽也後之人顧名思義開卷

取益按勝蹟則知扼塞稽規模則慎紛更惻惻心則催科政
拙問流風則菁莪化溥舊趾尚存將無釐滌弔古之慨乎卓
異未泯將無駟雉歌袴之想乎先哲可師將無高山景行之
思乎至于緣藝見道因文顧行所以啟佑後學羽翼斯文情
見乎辭矣大率前志綱四今臚而九藝文舊雜見于各註今
彙而一若夫疑信相參事緒煩夥者則備記之搜遺中以俟
後之博雅君子春秋傳曰其善志不言誰知其志言之無文
行而不遠是役也大匠操斲衆長協應庶乎將藉手以垂不
朽且以備後之滋茲土者之參籠云爾維時編纂則林君喬
松校正則羅君依先張君堯文而同校則陳生延循李生天

毓游生思孔諸人也例得並書

雜陽劉邑侯審編碑序

明呂維祺

愚蓋於天地而識夫德之體大而用廣也九天之野異其章者統於氣也九州之士異其宜者載於道也此體也言言之不盡知知之不盡者固用也而欲測之識之蹈之襲之見之解之追之及之何可得與間有借口致治不主故常而文法牽引銷鑠志氣瞻等顧望惑亂聰明無足道者我邑侯劉公學天之學咸若萬有長養生氣放彌元化然而小用牛刀祿比雞肋尚有存心濟物念切兵荒城外廓數十里弗用民力刻木役傳拘攝不費民惠驛馬役盡草於夫里徵稅民不役

於官府衆善之多載在官碑志法不多書側聞公下審編之令愚曰嗟乎賦役法立而弊隨漢什伍而一唐租庸而絹糜令其終明興貢禹官周三百年矣語曰一法立一弊生今之所謂弊者一耶且十百千萬矣又曰利不百不與害不百不除今之所謂利且害者又何但什百千萬乎吾雒自萬歷九年審編分地爲里分里爲甲定爲版籍謂之實在戶凡有重役輒以問之莫可解脫至身家交盡籍不可去衛所官軍及遠方流寓任土作貢號曰寄莊戶其丁稅可存可去得以游移避役爾來奸民飛灑往來於各里中出沒影伏於諸豪強實在將盡化爲寄莊公曰有田產同登版籍人之丁隨地之

河南府志
卷之二十一
三
稅爲存亡周之所以本地著也男子十五成丁七十而去其籍老幼廢疾死亡者歲時登其書又不待乎地之盡小司成之職也勞逸均法制治苦不傳世禍無波及平易近民民爭安之獨重不反民爭避之避愈難難愈避易愈安安愈易其理豈不章章哉吾郡伊洛瀍澗之水出秦關下卽坂歷峭阻趨伊闕勢迫湍急夾岸千里河有遷流則豪強逐波依利而禍土害稼則尤河伯不仁死徙流亡正貢猶徵地已歸於非有民誰問之水濱自有郡縣以來訾議之典未之詳也公姑令民自實田因得其兼并者還之復因審編稽其無地者爲之豁去稅額公之明德遠矣公昕夕翼贊中興之德也之學

也磅礴宇宙大安中外無乖陰陽之施無荒日月之光無亂星辰之紀無隕草木之生噫至矣哉請以告世之宜民者

石刻

前五老圖序

明張鼎延

五老圖何永之好事者圖永之五老也五老者楓軒朱教授公宸后松趙封翁公時亨平庵王長史公家相樂庵田封君公理元滬王令尹公家士也五老當其同時以行道爲重則鵬奮於雲霄之表及其同時以隱遯爲高則蟬蛻於囂埃之外竹杖芒鞋葛巾羽服時而問谷尋山時而穿林入藪花塢琴尊茆亭棋局談元問字作賦詠詩人見其紺目丹顏蒼髯白首日徜徉于山水之間飄飄然皆以爲神仙中人也雖然

若五老者豈必親魚鳥友麋鹿樂林泉以爲高哉夫五老知時者也或出或處時止時行固知五老志意深遠矣

嶼谷
應言

後五老圖序

明 張鼎延

吾永前此蓋有五老圖云于時方區無事海內又安年穀順成兵革不試五老生逢全盛世際太平以仕宦之身擅高貴之業非策名于當代卽食報于後賢用能怡老以適性情開尊而等燕衍雖風流或乏而福履畧同至今託之詠歌繪諸圖書百餘年來尚且傳爲衣冠盛事乃者離亂浚經干戈甫定朝市更而元黃易城郭是而人民非凡我衣冠氏族父兄子弟其得保有壽命而永終天年復有幾人吾曹出自烽燧

之餘備歷播遷之慘卽今瓢笠無恙杖履依然幸得留此閒身不可相怡暮齒敢謂年高而德劭庶幾今是而昨非矧五人聲氣相符年齒不遠或登高而作賦或臨流而樂饑或載酒而行游或開筵而聚飲思伶倫之吹管則陟彼金門想神禹之敘疇則載升壇屋覽嶢嶢之勝則憶廣成棲真之所踞陽虛之頂則念蒼頡蝌蚪之文山巔水湄柳陰花塢訪偃佺之靈蹟挹鍾呂之仙風坐對琅玕髣髴竹溪之逸行吟清冷依稀洛社之英何妨共命爲酒徒自此相從於老友藪可采也鮮可釣也紫雲可啜也玉版可供也詩篇可廢和也杯勺可留連也花鳥可侑絃觴也烟霞可娛晨夕也將使百餘年

後欽其流風餘韻展玩之間輒躍然慨慕曰吾永後五老圖也後五老為誰谷王鎖僉事青縉玉調張司馬鼎延舒陽雷令君鳴臯舍樸韋令君炳克培趙孝廉廷桂也

同上

孝經易知序

國朝 湯斌

孝經註釋箋註凡數百家近惟新安呂忠節公所著本義大全最稱詳備吾友登封耿逸菴先生家居講學復著易知一卷其言簡而盡明顯而精切與忠節所著互相發明誠後學入德之津梁也余填撫吳中見其士風文藻盛而實行衰思有以挽之乃聘耆儒於明倫堂聚生徒講孝經小學適張君臚如舊為登封令與逸菴講學嵩陽携有易知抄本乃鈐板

屬余頌示諸生俾朝夕肄業焉余乃為之言曰古昔盛時人重倫常家敦仁讓故風俗朴茂治道還淳太和之氣洋溢宇宙輓近之世教化不明本實不敦殫精竭思皆枝葉浮華雖名譽動人而本心已失象山有言親師取友為學力行皆從好事中來故虛而不實此言切中學者病根而吳中為甚經曰天地之性人為貴人之行莫大於孝朱子少年讀孝經題其上曰不如此便不成人孟子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吾人奉父母之遺體當思父母生我之身無一體之不具生我之心無一理之不全何以保守成其為人不致放失淪於禽獸此不可不深長思也自學路久迷陷溺日深重以侈

海南府志 卷之八十二 藝文志 三
靡之習淫佚之說功利之謀所行皆人欲而非天理夜
氣之良偶一醒悟真堪痛哭流涕而不能自己者奚暇雕繪
浮藻馳求聲譽乎天下萬善同出一源人能孝則事君必忠
事長必順交友必信居官必廉臨民必寬故事君不忠非孝
也事長不順非孝也交友不信非孝也居官不廉非孝也臨
民不寬非孝也進而言之暗室屋漏一念自欺非孝也應事
接物一念怠敬一念刻薄非孝也事親能養矣而未能養志
知從令之非孝矣而未能諭親於道養生送死盡禮矣而徒
能專死如生事亡如存其孝猶爲未盡也故事親事天無字
也盡倫盡性一理也孝之道大矣哉誠能盡孝之道則精人

入神參贊化育不外是矣一人盡孝則一家化之一家盡孝
則一國化之推之天下皆孝子四海皆仁人則民氣和平災
害不生禍亂不作尚何憂治道不唐虞風俗不三代歟余因
牖如之請爲書簡端讀者畧加省察以無負逸菴註解之意
與牖如鏤版之心其於立身爲人之道未必無小補云
潛菴遺稿
姚岳生日知錄序
外以爲
國朝湯斌
天下無無理之物吾人無無理之學非學則理無由明非理
則學於何施此自古及今聖哲賢儒未有不由斯理之中而
能繼天立極者也然斯理豈假外至亦求之此心而已蓋本
性之中五常備具當其少也見親知愛遇長知敬見可矜可

惡之事則惻憫之羞赧之其良知良能雖庸愚與聖人不異也但唯聖人為能察識天理之本然終日乾乾由日用飲食以至盡性至命之能本祇發恭况以極窮神知化之域究其不過滿的此心之量此正所謂性善之外學加毫末也堯舜禹授受厥唯一中歷三代以迄鄒魯師儒聖聖相傳此已賢賢相師此學而已厥後道喪文敝漢隋唐三子衍其說濂洛關閩大其傳而聖人之學始家孔孟而周張溪洛見其失小不同偏全各異要莫不本是理為柄依而總之因少之儒者或務記誦而輕德義或重冥悟而忽味心矣

分門彙編佛合一之說皆盡知佛氏之真諦不籍言儒之盡

言至於外人倫遺事物烏可以治天下國家乎若夫吾儒之學本格致誠正推之以至于家國天下須此理也須此學也故曰天德王道一以貫之矣體用一原顯微無間以視佛氏之虛偽空寂為何如耶壬戌秋余巡撫江淮奉命北上路經梓里適弟鳳來自東周旋持岳生姚子所寄日知一錄太極圖辨余反復讀之知河洛之間復有如月川雲蒲者出焉吾道之微一勝喜躍且仁義禮智開眼便見四字則世上道理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此不是尋章摘句得來亦不是空空思索可至必于日用之間日有所知月有所驗久久純熟方有一旦豁然大悟處此即上與聖聖相印証此心此理

夫豈有異哉若欲問道于盲者則何敢當昔象山謂東西海有聖人出焉此心此理同也千百年上下有聖人出焉此心此理亦莫不皆然學者誠求于心戒愼恐懼使此心渾然天理至於一私不存萬理明淨則中和在我于以參贊位育何難矣若夫不務實體之心返而求諸吾性之理雖日與聖賢相晤對究屬無益况又兼以文藝訓詁之牽滯與佛氏空寂之浸淫其克至于聖道也幾希矣岳生姚子于余知最深自丙辰夏就余講習不揣妄為刮磨其沉潛堅貞穎悟不拔信非近代諸儒所及且義理所見針芥不爽二十餘年來力闢蠶叢攘斥佛老洵吾道之干城也烏可無以敘之哉

同上

登封縣志序

國朝耿介

古者列爵分土諸國皆有志考之周禮小史掌邦國之志志者史之流也迨封建廢而郡邑興今之邑卽古諸侯之國今之邑志卽古國之史也登志創自明季萬歷間燕公儆韋屢經兵火散失無存國朝定鼎三韓張公祥如購求遺文僅得半藁纂續成書復閱三十年所矣今長洲牖如張公來蒞茲邑會當閭閻困敝之餘兼以饑饉洊臻詢問疾苦洗滌煩苛茹蘖飲冰以拊摩輿林之未幾而政成民和每自公餘暇手不停披凡書史所稱德禮之化循良之規可施之今日者靡不坐言起行一日

慨然曰政令條教補偏揅做一時事也邑乘之設以述往鏡
來備觀感而寓勸戒非一時事也修輯之役庸可緩諸于是
謀之邑薦紳大夫而與焦文學錫三取舊志刪繁敷蕪旁搜
博采遠稽近收勒成一帙之言爲綱凡十爲目五十有九體
裁謹嚴經緯綿密事增于前文省于舊辨而不譁詳而有要
雖溽暑揮汗手自握鉛槧草創潤色討論越三月而成編由
圖繪以至藝文開卷瞭然如指諸掌余取而讀之而竊窺我
公之用意蓋深且遠也于山川風土人物之中獨詳職官自
唐宋以來治行表表者不啻著蔡奉之卽至一節之善亦不
憚特書細書其故何哉豈不以長吏奉

天子命分符百郡此百郡之職也
闢賦稅輕重物產息耗皆係于政治之得失與夫政治何以
得前人之可觀法者是也政治何以失前人之可鑒戒者是
也雖然得失在心不在事也公之心一念慈祥直通貫于胞
民與物故能治邑如家視百姓如子殷殷懇懇惟教養二字
于民間水旱災禱疾痛疢癢熒獨鰥寡之情以及耕桑樹畜
黨塾絃誦孝友媿睦之事推而至于徹桑綢戶烹葵食鬱采
荼新槁之微無不迴環于精神念慮而夙興夜寢務扶植安
全而後已其大者尤在于修理學宮興復書院日借多士講
求身心性命之旨使洛學淵源賴以不墜今以其行事質之

志書所紀載凡前人所為得公皆兼而有之公之所為得則
前人有不能兼之者也是何也政有本有末不得其本則取
良法美意日補苴而不足得其本則直舉斯加彼一運量而
有餘然則讀是書者欲求公之政當先識公之心得其心而
政可幾也由是人才日盛風俗日淳土田日闢賦稅日輕物
產日息樂只豈弟之遺淪浹于嵩高箕頰之間俎豆而尸祝
之將我之所觀法乎前人者轉而又為後人所觀法矣此我
公修志獨詳于職官未盡之蘊余故表而出之以俟後之君

有志于治者

敬恕
堂稿

孝經易知序

國朝

歐陽文忠公

讀孝經至於民用和睦上下無怨災害不生禍亂不作通
於神明光於四海未嘗不撫卷流連作而嘆曰嗚呼孝之道
大矣觀一聖一賢一堂問答之際唐虞雍穆三代熙皞之象
宛然在目蓋亟欲其行之也故夫子曰吾行在孝經而卒以
不得行及讀論語見孔門言仁言孝又未嘗不撫卷流連作
而嘆曰嗚呼孝道之大大於此矣蓋孝之理一仁之理仁之
理一天之理也是理在天為元賦於人為仁天地生物之心
元氣流行萬物無不發生長育人得天地生物之心發而為
孝由孩提愛敬之良充其量直至於胞民與物參天地贊化
育則可謂分殊而理一用大而體約矣吾夫子刪定贊修他

海內所志 卷之八十二
書皆不自名經而獨於孝經則自名之又曰夫孝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豈不以無人不得天地之理以為性即無人不以生物為心無人不以生物為心即無人不以愛親為念經常不易之道未嘗一日喪於人心乎有世道之責者亦何不念此也今天下車書一統海寓又安

聖天子躬行仁孝以禮樂變倫化導天下將見太和之氣在宇宙間然則欲求德之本而教所由生舍孝經何以哉誠使凡為子者人手一編朝夕講貫心得躬行由一家而一國而天下和順吉祥之氣洋溢充周以之為臣則忠以之為弟則弟以之交友則信禮者履此者也義者宜此者也智者知此

者也信者信此者也樂者樂此者也孝之所融液者深則仁之所沕暨者溥唐虞雍穆三代熙皞之象無難再見今日矣介山居無事沉潛是經蓋亦有年不揣妄謬折衷前儒之旨務歸簡要編次成帙刊行以廣其傳其於風俗人心有所裨益與否非愚之所敢知也

同

周易淺解序

國朝

耿

介

昔者聖人思有以治萬世之天下必先有以正萬世之人心使人心正則天下得其治而聖人憂世之心始慰此易之所由作也蓋自包羲畫卦文王繫彖周公繫爻蘊義理于占筮之中吾夫子贊易則發揮義理而兼占筮作為十翼用以範

圍天地曲成萬物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納斯世于寡過之域故三聖之書至夫子而大備秦漢以來或泥于術數而不得其融通之理或流于虛寂而不得其中正之極易之道于是始晦有宋周子特表太極圖以太極爲陰陽五行萬物之本而貫之以一誠程子易傳謂體用一源顯微無間隨時變易以從道邵子深悟畫前之易而以天時人事互相考驗朱子則有本義有啓蒙發圖書經緯之藏闡天地生成之秘明奇偶象數之原推揲著求卦之法使人于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觀象玩辭觀變玩占不迷于吉凶悔吝之途以爲用舍從違之準嘗曰繫靜精微是之謂易體之在我動

有常吉夫天地之易吾心之易也故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誠能一動一靜仁以爲本體義以爲裁制則吾心之易合乎天地之易將有吉無凶有得無失有善無惡風俗還于質樸氣運臻于淳古人心正而天下得其治矣此朱子本義所以深契三賢四聖之心而善學易者必以朱子爲歸也新安張子翰仙與孟雲浦呂明德兩先生同里潛心理學博綜經書靡不窺其奧義而尤沉酣周易居恒取朱子之書坐臥寢食其中者數年爲之標舉其大旨敷陳其正義曲暢其辭中之趣默悟其言外之神隱者顯之微者彰之幽者著之秘者發之名曰淺解久藏篋

笥會秉鐸鄆城乃校正刊刻以訓誨多士庚午春承手書相
 寄求為序余反覆披玩尋繹于其命名之意而知翰仙之深
 于易者也蓋天地陰陽萬物之理莫不由淺以見深如太極
 深也而示之卦畫則淺矣形而上之道深也而不出于形而
 下之器則淺矣寂然不動深也而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則淺
 矣以至上天之載無聲無臭深也而化育周流昭著于時行
 物生之中天命之性不棍不聞深也而道體呈露分布于日
 用倫常之際體中固含用也而必于用處見體靜中固有動
 也而必于動時觀靜以為深而未始不淺以為淺而未始不
 深微乎微乎非深于道者孰能識之余是以于命名之意而

知翰仙之深于易者也即書之以為序

同

中州道學編序

國朝 耿介

道命于天而具于人無時不然無處不在推之東西南北海
 而準推之千百世之上千百世之下而準何嘗岐風土殊方
 域哉然天之所以傳斯道者有斯人則所以生斯人者有斯
 地鍾靈毓秀繼往開來蓋亦有運數存乎其間未始不可於
 大同之中稍存一派別之觀也自龜龍圖書出於河洛聖人
 則之以畫卦演疇千萬世道學之傳實昉於此由堯舜禹湯
 文武周公至我夫子而刪定贊修集其大成以傳之曾子子
 思孟子洙泗杏壇之間師友淵源蓋終古一見也秦火以還

歷漢唐以及五季或驚於記誦詞章或流於異端曲學支離
破裂聖道湮晦千五百餘年於茲矣有宋濂溪以太極圖授
兩程子而洛學興焉表章大學中庸語孟述孔門教人之法
識仁存誠主敬要歸於致知力行由是洛伊統宗直上接孔
孟不傳之緒是斯道之一大關鍵也迨龜山載道而南歷豫
章延平以傳之朱子獨取程子之書會萃折衷益之以集註
章句或問復編輯小學使人知入之之門造道之闢此闡學
所以繼洛學也元許文正得之小學四書敬之如神明教
人無大小咸從小學入明曹靖修薛文清皆謹守程朱體認
精深踐履篤實純粹中正俾異端邪說不得逞其虛無高遠

之習從此文獻之傳仍歸中原矣三百年來在朝在野親炙
私淑代有傳人恭逢

聖天子在上重道崇儒於兩程生長教學之地皆

御賜扁額所以風勵之者甚厚蘇門一席肇開於先而睢陽

繼之溯流洛伊尋源洙泗其亦有起而光大之者乎余故取

程門以下諸儒之有裨正學者彙次成編以俟後之君子同

嵩崖易義序

國朝 耿介

六經皆治世之書獨易取變易隨時變易以從道也道者太
極也無時不然無物不有其體至約而用靡不周其顯至著
而微不能外放之可彌六合卷之則退藏于密此易所以爲

五經之原而千聖心傳百王治理未有或過焉者也
本朝法古圖治以經術取士四書外士子各占一經景子東
暘天資純粹其尊公月如年翁積學邃養尤深於易窺天人
性命之奧究廣大變通之蘊東暘幼服庭訓講習討論有素
志學之年卽讀書嵩陽書院潛心聖賢之學復專精舉子業
余每見其雪牕寒燈夜半天心太極之理固已超然默契於
其衷矣由是攻苦揣摩爲文甚富戊辰捷南宮之後檢得百
餘首出以問世冉永光先生爲之選評余取而讀之廣大悉
備變通不滯命意渾成修辭條暢而本原之地歸重君臣蓋
自太極分陰陽君臣大義定矣使泰交之世土下一德三光

明五行敘百工允釐庶績咸熙太和在宇宙間將天地生物
之心於是而遂聖人憂患後世之懷亦於是而慰安知天高
地下尊卑定分剛柔兩畫不足以包舉全易也况天地生萬
物後將天下國家之責裁成輔相之任盡舉而委之聖人吾
夫子於易繫乾元旣標在天首出之名而六十四卦大象不
曰君子則曰后則曰先王其義亦可見矣讀之者沉潛反覆
識得無時無物不有太極而變動周流言天必驗之人言理
必徵諸事體用一原絜微無間千聖心傳百王治理不出戶
庭而得之矣異日得君行道泰交之象將以此爲準非可作
尋常帖括制義觀也是爲序

同

景冬易說嵩序

國朝 張伯行

冬易先生說嵩一書前十五篇以爲經後十四篇以爲緯或曰是書仰觀天文俯察地理舉一嵩之本末推而極於鬼神之幽人物之著紀盛而必逮其衰語常而不損其怪甚矣先生之聞博而識彊也余曰如若所言惡足以盡先生哉昔者方域肇分神禹作貢嵩於時曰外方山海經則曰太室少室爾雅則曰中嶽周語則曰崇山漢魏以來書傳碑記詩歌贊頌作者代不一人土生於今將使微者張之缺者完之雖欲聞不博識不彊不可得已於先生何異焉或曰吾非儕其說於馳騁者流也山水之有志也本於經發明於注今有志而

不合乎經與注者相環矣潁潁一水而莫知其同綸輪兩地而莫知其異東谿可以名縣玉谿可以名沙甚者嵩在周鄭之間以韓之滅鄭而疑豫於兗潁據荊州之北以荆之浸曰潁湛而疑豫於荆九州且數變以至於此先生原始要終正其誤謬星野沿革水泉封域諸篇如指掌然吾故展卷而嘆以爲不可及也余曰子言誠善雖然山之爲嶽者五而說不他及何居或曰先生固已序之所謂生長於嵩家世膏沐休暇賞心於嵩者也余曰此特其自道云爾吾爲子究言嵩之說三代而上中嶽無定名大抵山之高且大者在畿以內則當之周禮立土圭法以正日景於是天地四時之所交合陰

陽風雨之所和會謂之土中傳稱潁川陽城地爲然今之中
嶽嵩山是已吾聞之數起於中者也河圖之中五與十同位
五乘五而十也北則一與六同位一乘五而六也南則二與
七同位二乘五而七也東則三與八同位三乘五而八也西
則四與九同位四乘五而九也洛書之中有五無十縱橫計
之皆得十有五數夫數上不必兼下左不必兼右若兼乎上
下左右而成數者中之五也夫岱霍華恒不必相統若統乎
岱霍華恒而成嶽者中之嵩也是故其星曰鎮其行曰土其
事曰思其德曰信四星皆失填乃爲動四德悉具信乃爲根
先生之所以道問學而致廣大者坐言起行胥是說焉先生

之舉例曰因地感發隨事寄托是舉一嵩而凡統於嵩者不
啻言之該而詞之詳矣且是書豈第亶亶脩辭已哉先生幼
從游於湯潛庵耿逸庵兩先生講明正學爲己任而一以躬
行心得爲本不屑屑於聲音笑貌以博虛名其中實有所見
而學確有所據書中發明駁正之處無不深切著明其感發
寄托誠有關於世道學術勿視爲編纂紀述已也故緯說自
巡祀古蹟以下或存而不論或論而不議至峻極寺之天災
石麵穴之物瑞仙佛二氏蔓延之顛末無不惻然志之而欲
以土中得失之故風諭士大夫也學者不寤乃視與記載之
書等不已陋乎或曰然向吾止得其說今而後得先生爲說

之心也刻既成余卽以前所問答序其端然不知說嵩之所
從來者且附會於博聞彊識之譽而以余言爲希濶也

正前
堂集

說嵩序

國朝
陳鵬年

宇內扶輿清淑之氣流爲河峙爲山嶽而山嶽之靈竒幽秀
或傳與不傳卽傳矣而有盡有未盡此皆有數存焉而實視
乎得其人與否也雖然其人蓋難言之非有援据古今之學
則其取材不富非有杼軸予懷之手則其結構不竒又况著
書之歲月不賒生長之士風各別則亦無以搜竒抉奧派晰
支分証諸耳聞目見之餘一一親道其所以然以予家世湖
湘距衡南不百里少時嘗遊息往來其間宮觀臺榭之廢興

草木岡巒之佳勝雲雷朝暮之變幻與夫神仙方技文人學
士游覽之遺蹤靡不留心搜採冀得勒成一書而苦於摭拾
未廣嗣後奉

命纂修

皇輿全覽得盡考天下之名山大川於吾衡尤惓惓焉然卒
以外遷風塵堆案未能一償夙願矧崧高居四嶽之中其爲
天地清淑所鍾莫大於是前乎此者非無志乘紀述然而聖
漏固多卽舛譌不少今讀冬場先生說嵩一編始歎援据之
精杼軸之妙大函細入自命一家直可與山經爾雅共垂不
朽而非一切紀載之所能及也所以然者良由先生生長於

斯既已見聞熟習如數家珍又遭逢

盛世出爲良吏不久爲京朝官退食餘閒饒有著書之歲月是以得優游而卒業爾雖然以先生居於嵩而有說嵩予居於衡而不得一說衡致使山嶽之靈竒幽秀或傳或不傳有盡有不盡此則先生之幸抑亦嵩之幸而適足滋予與衡靈之愧也夫

說嵩

說嵩自序

國朝景日昃

嵩名勝甲豫州歷代翠華所由太史軒輶所採鉅卿士騷侍巡游膏秣所經莫不搜竒揭藻傳爲勝譚潛夫隱淪之托處

賞必適無幽不探未易一二爲世味聲華者語也語之未嘗不怍然神嚮之輪轍不踰都亭向平疇昔之願姑俟自公暇晷展卷以當卧游不幸而挿架富有缺然名山之贖得昔人一紀一詩輒爲觀止嗚乎衰衣衰冠之族無山水福也士大夫以爲憾無何絀於踪跡並迴於耳目雖欲涉獵縱覽渺無紀述可尋則憾之憾矣其或皇華載歷休餘無多命駕言游裹糧幾何數晷稽旬窮秉燭攀躋之力未知窺千巖萬壑之一隅乎未也若夫握縮名區公餘濟勝高山在望幸有主人而鳴騶之聲不可與山鳥唱和輿蓋之隊不能共野人往來樵語諺談故實往往什一倘有志博洽旁引觸類令長於此

無亦有未逮者乎況乎勝地靈藪緇素所佔其徒輩間亦錚錚於掄揚一切虛無飄舉飛竈挂錫之誕詞充塞巖澤某某仙某某佛被山川以不韙迄無闢正而遂以爲紀游之佳話則名勝污穢將遂終古耳食之心異而識之或偶劄之興至永言之而竟援木授墨以走之於是二氏浮說乃爲藝林所標附至於堅城不可摧拉而山川真面目茫然不可復識矣嵩高記始於北魏盧元明摭述諧語數則青牛伏龜開母雲母云云徵古者難言之非實錄也禹貢止標外方山海經則有半石來需大誓少室泰室講山嬰梁浮戲諸名迄唐吳筠分讓各峯謂之靈蹟載諸道藏宋樓異賦之勒貞珉以傳而

天師之紀遂與嵩不朽嗚呼嵩曷不幸而染緇蒙塵至於不可洵洗也豈惟嵩哉雞林西玉門東北燕南嶺其間佳山水而勝者何非二氏之淪獲而又奚惋於嵩傳梅作書於仙佛斐語喋復稱道不贊一辭杜撰疑似錫名作古桑鄴經注失徵焉卽潁灑洧勺不辨其流他可知也大半幕客上官贈揚之諛辭暨所作詩文倍之謂十三篇卽刑臺塾刻可也陸東嵩嶽志行跡未及近陬載車輦洛過望山陰邸寓浹旬編瓌聞邑乘爲卷帙浮不近理掛一漏萬無怪也本朝葉封令長數年嘉意文獻可謂勤矣偕邑孝廉焦賁亨共事山志大槩祖述刑臺原本唐天師諸說附於述者之義無少發明意亦

左袒二氏未有拒辭擇焉不精語焉不詳如誤潁源於玉泉
溷紫虛於逍遙稽之輿地不無舛焉夫從來地志之難按區
指掌非將鬪靡駕浮而已禹貢域九州界畫山川謂其不可
移易也文士騁其筆墨率意游弄而流峙常形豈紙上龍蛇
所能翻覆者歟芒履所至跡之未見其有合也曹氏名勝志
蕘苑南金也紀嵩僅滿尺幅多有未確平洛澗之石淙水也
誤山三交水之玉女砂也誤臺鄴注東溪繫於崇高縣而誤
東溪爲縣蝌蚪巖與蝌蚪石兩地而誤爲一甚者誤盧鴻草
堂於終南誤溫公疊石溪莊於宜陽凡此考訂之失使讀書
索圖之士足跡未履奄然自以爲是然則十五國之編舛謬

非小疵也不勝彈矣將安所折衷乎珍生長嵩下卯角時儕
輩嬉遊陟椒萼澗以爲常居業書院餘跼蹐行吟推敲臨
流蹲石不自意其信步所如春明秋霽結伴尋幽雖蚪仄必
歷時時印比於元鼎井叔之作稍得其淺膚紕謬之處中有
未安壯走四方雅友談次輒有舉隅詢及者爲臚說大段意
殊未盡披史傳所載獵日雜書涉於嵩者筆之積三十年逐
歲日參再見三見則復筆之厠西臺自公之餘搜索曩存類
之後所見皆疇昔已筆者也則更芟其複或傳聞有舛輒訂
其是二說同異謬取舍之其無關於嵩備互發者廣索以証
佐之如是者五閱歲哀然成帙自惟架籤無多眊疲久浸不

能從事於乙夜雖嵩高大觀管蠡多遺而眇之矻矻編摩者
衰將徵邁亦云畢能乙未冬被

命鴻臚閒署棄拙因得古人朝隱之適次第舊稿比類爲編
名曰說嵩不敢雷同昔人存其說爲得失之林不敢附會異
流仍其蹟備見聞之助主山爲幹附見爲支因其位置羅次
比列便登臨者之隨地肆考焉曰嵩高曰太室上曰太室陰
曰太室麓曰太室原曰少室上曰少室東曰少室南曰少室
陰曰箕山全嵩本末遠近之勢流峙分合之形古今盛衰之
異賢貴人物芸生萬彙之不齊在十四篇中矣以是爲經次
緯說十四篇博載以詳之曰畦野曰沿革曰形勢曰水泉

曰封域曰巡祀曰古蹟曰金石曰傳人曰物產曰二氏曰摭
異曰菴林曰風什條陳目張比類分纂諸惟從詳仙釋之紀
採史傳節之嗜好所違不欲煩載筆也夫一晷之力疎漏殊
多半禿之筆取裁亦少劉綴已久不忍刪棄收拾成幙用備
東芻高明顧問以代滕頰云爾然使眇不早貧則力不能登
高陟險使通籍需次不家食則時不得披古以証所見使內
仕不清班則勢亦不暇編次成帙凡眇之爲此者生長於嵩
家世膏沐於嵩休暇賞心花朝月夕坐卧於嵩三徑松菊菟
裘將營行望首正於嵩不過開人之隨筆以誌征客之永懷
耳嗚呼未易一二爲世味聲華者語也

同上

景冬易說嵩序

國朝 呂履恒

古今志山水者始於禹貢次則應劭封禪儀記而酈善長乃注水經柳子厚其支流也禹貢之外方按蔡傳潁川郡有嵩高山卽嵩嶽之別名堯時目之至虞舜始稱嵩高山云或曰嵩山太室黃帝時已有是名不自虞始矣虞之四巡不載中嶽詩大雅崧高維嶽說者以爲崧高卽嵩高山云爾景冬易先生生長於嵩自少所游歷凡嵩山紀載悉覽而志之垂四十年乃著說嵩一書自禹貢外方以窮其源而析其流於諸書有所得卽手劄之考諸古蹟諸今下至稗官野史旁及二氏之說靡不廣聞而力究之其志可謂勤矣嵩高之所履北至於

河南至於襄野東至於虎牢西至於華嶽方數千里罔不支分派別詳其主客祖孫之脉幾幾乎窮兩戒而貫四維矣猶不敢自信而問序於余余居雖近嵩數往來未嘗一登陟讀其說若河漢之無極何足以知之而序之是猶居河濱者汲井以益孟津齊東野人以抔土增泰岱多見其不知量也顧於此亦有說焉昔王仲淹擬六經朱子非之謂其儼然自以爲聖人予讀王氏書誠有然者顧其擬論語也不以爲論而命之以說若不敢比倫於徐偉長者則其儼然爲聖人也蓋福衍福疇與其弟子之所爲而仲淹未嘗有是心矣且夫說之義亦安有窮哉無稽之言非聖之書足以驚世俗而君子

弗取六經之所著諸儒之所述循循焉平易正直而其理峻
極於天羣仰止不違焉則夫善爲說辭者有他竒哉亦觀海
者自深登山者自高云爾今觀說嵩之指於二氏則辭而闕
之或存而不論於經史則釐而定之必取其信而有徵其他
說之可採亦擇其善而不沒其人蓋見大意於筆先而卽事
以取義使後之覽者有所折衷焉而不徒登臨之偶適而已
冬易自謂非紀載之書信夫子老且病往往閉門却掃不敢
論文字以固辭不獲命而序其大致如此若其文之雄麗而
逸柳觀者自得之余何言余何言

治古
堂集

青要集序

國朝 呂履恒

青要見山經所謂帝之密都有黃花赤實者其南爲橫嶺先
祠在焉家弟天益居之因名其集憶予弱冠時天益方舞勺
勺嘗秋夕分韻有月遲羣宿動天迴一峰孤之句爾時已日
懾氣歛嘆後生之可畏矣其後游息鄉校互治制舉業先大
人每竒天益謂予質鈍或歛揚在前斯幸矣庚午先公棄不
旬兄弟予以饑驅將遊梁宋間天益亦就食秦隴臨岐泣然
相戒曰斯邁斯征無忝所生因拈斯義相與歛歔者久之其
自隴寄予詩益秀發沉寂非所及也思先祖父以明德亮節
達於家邦子若孫不克志其大者遠者姑彋彋焉文辭是尚
其不類實甚尚敢輦悅之相爲揚推乎哉顧有可自解者言

心聲也氣志役也言以足志不違於心君子尚之吾行老矣
僅得一命天益亦屢躡春官度無可自表異乃包匭其草具
刪存若干首付剞劂氏因念古人伯仲間並軌齊驅尚已其
或地望相掩弟何遽不如兄者亦所在多有班孟堅一代史
才仲升頡頏以奇功其文辭具在表奏皆有奇氣程伯子吟
風弄月正叔涵養以謹嚴蘇子瞻文如潮湧子由以簡質勝
之其人皆紹絕學賦仙才非世儒所及他若王維之有縉皇
甫冉之有曾亦庶幾焉杜少陵之弟曰豐占觀頽具見集中
弟勸兄酬之際之四人者繫豈漫無所述造今已不少概見
沒而不彰可勝嘆哉意古人授書以不律傳誦爲艱抑或

過於矜重不輕以示人是以後世無聞焉耳今天益之詩方
深造未已予不能量其所底也卽其所詣亦旣章章矣婁江
王虹友曰元素源流七子機杼一新天益性靈獨運已具內
頽鴻材予於七子集固未遑周閱而氣體或近之至其與吾
天益獨知之契也請質之海內詞人必有篤論同

理學要旨序

國朝 姚爾申

天下之事理爲樞紐吾人之學道爲歸宿不得其要則泯泯
芬芬茫焉而不知所趨貿焉而不知所止所以百家異鳴皆
得起而亂道旁門曲徑皆得進而紛學其爲蠹蠹豈淺小哉
故善求道者必溯其源必尋其本源本明而後可以進德善

爲學者必掇其綱必挈其領綱領得而後可以修業思昔堯舜禹之以一中授受也心學肇開厥后湯曰降衷武曰敬勝孔門求仁子輿養性總以求之此心而已矣何則心者命之寄理之原也千古上下聖賢之窮達顯晦時雖不同而心則同心既無異而道亦不異也故曰殊途而同歸百慮而一致自孟氏沒異學榛蕪聖道淪亡中間雖以江都昌黎隋文中子之賢而不能大闡宗風唯有宋四子直決鄒魯之秘探義文之奧開關啓鑰傳燈續薪其表章續述備極苦心自以爲斯道大明經天行地天下後世無不家周程而戶張朱矣乃習未久高者淪於虛無卑者流於誦習馳騫者奔外詭異

者炫音種種僞學浸以滋盛遡其所由皆原子要領未悉旨歸不明之故耳此嵩陽耿先生所以有理學要旨之集也先生之學以敬爲能以恕爲用而要歸於存誠申從遊門下親其道範聆其緒言見其工夫純實道履敦篤其所以身體力行者非伊朝伊夕矣而又憫世之學者詞章瑰麗紛紜矛盾苦力一生原本不晰入聖無門乃取濂洛關閩四子之書彙纂成帖集其語錄之最精要者獨於太極西銘採輯諸家註解發揮毫無障隔使人一展而讀之恍然於吾性之本體既透而工夫又有據也由是本以程之主敬擴以朱之窮理優焉悠焉日有體驗則由濂洛關閩以上窺堯舜禹湯周文孔

孟其於所爲精一執中之訓一貫性善之旨皆將漸進而有
悟矣苟如舍此而馳志博觀吾恐循海者不得其道將必航
於斷港絕潢適京者不循其路將必竄於殊域遐荒噫其可
惜也哉本集

耿先生棄餘文草序

國朝姚爾申

夫文以載道也文不載道則大言而夸淺言而浮是皆無裨
於學奧唯六經四子之書語上極於精微語下詳於人事兼
內外該大小要亦不過發明天之理與吾之心而已學之者
不明其理不體諸心其不流於泛濫汗漫而無所歸者幾希
故夫明於心矣不迷其途必尋其源力行以求至焉猶懼其

怠也無隳於己歷無安於中沮孜孜焉存誠以幾之然後浩
乎其有會沛乎其有得也夫子曰文莫吾猶人也躬行未之
有得周濂溪曰不深於道而文焉藝焉而已則古今之立言
垂世者其亦可以知所折衷乎哉嵩陽耿先生讀書樂道強
學力行有年矣中有所得輒札記之一日彙錄文集二卷自
爲序曰棄餘草余讀而咤之曰先生履蹈日純詣業日精夫
固何有棄取之可言也然則斯編以棄餘名余竊妄有所窺
焉試讀其文曲折經營物情洞悟而心氣恬雅言歸理道覺
宇宙內觸處皆天命流行是真格物窮理之餘也讀其詩清
越疎宕直發性靈一洗煙雲月露之習是真體驗日久性情

抒見之餘也讀其語錄精奧內蘊而純正切實直與濂洛關
閩相接統是真居敬操存體驗身心之餘也噫先生之學亦
甚精矣申不敏何足以知之惟冀進而教之是余之厚幸也

夫本集

澠池張王二節婦序

國朝 鄧璣棻

余生平喜忠孝節烈事于賢媛傳猶咨嗟慨慕焉謂坤儀之
隆儷于陽德衡量今昔而知憂憂其難也今于澠得節婦二
其一為秀才張慎修妻劉氏其一為秀才王熙妻杜氏劉年
十七而嫁越二年所天罹寇死有子甫七月聞訃哀毀以死
自誓惟以上事孀姑下撫弱子不得從夫于地下為恨發影

匿光掃積塵而夜坐望寒月以餐霜者至今三十餘年以婦
道而兼子道母道而兼父道食藜茹荼雖史冊所載楊加焉
於中夫死之日痛哭號泣誓不欲生絕食者凡六日而又
處分家訓者若養生送死之具然後縊死于靈側噫烈矣哉
余嘗上其事于各縣事執事嘉其行而賜額焉一日節操司
一曰殉夫就義吾聞木之節者心多堅斧斤犯之而難入
笑京湖強風搖攻嚙之所難加也劉氏一閭巷之婦耳衣粗
木寧甘且素火其春無侶偕隱有嗣生事死葬撫育三十餘
年夕終身以死從容就義視死如飴冰心霜骨均非恒等所
可及者或曰劉似程嬰守孤難杜似杵臼死較易予曰否二

氏之跡不同而心同也是以序其事而記之

灑池志

程母康夫人節烈詩序

國朝 金德嘉

永寧程母康太夫人死節於甲申之八月到于今垂四十年矣京師公卿大夫聞其事而歌詠之太夫人有令子曰大功今總戎興安勇戰敬官為名將而農部止水先生於總戎為同堂兄弟於是總萃詠歌之什且成卷讀而歎曰太夫人不朽矣余把卷低徊久之揖農部而言曰嗟乎太夫人豈知有今日哉方賊蔣雙溪陷東宋寨時纍纍就繫者不可勝數人道漸滅且盡太夫人以一死存之至於兩月後出之崖谷蓋屍中而容色猶未變天鑒之矣當是時總戎帶劍詣任帥幕

府誓不與賊共戴天已而手提賊頭拜奠太夫人冢上可謂壯士然呼天搶地腸寸寸裂矣豈復知有今日哉余嘗追論往事大都明季朝野元氣剝盡於魏璫盜賊起而乘之如虜如闖蔓延潰裂以至於亡若蔣雙溪之起嵩縣狗鼠耳然以逆亂言之等賊也崔魏伏誅獻闖皆隕命矢石蔣雙溪斷脰於河底村民之手天何嘗不定亂賊何嘗不滅然當其挺身烈焰之中有死無二以拒之是為難耳是故史氏大書人臣而死璫禍死闖變日月爭光矣若孀婦之不屈於寇盜彼其人非有爵命於朝又非有詩書陶淑之素也而一念忼慨以至於此豈非天性乎嗟乎世有視死如歸之人而人道乃常

存於千古彼偷生苟活者當其飲啖視息覩然人面而生理已亡矣然則聞太夫人之烈而不歔歔感歎筆墨淋漓豈情也哉農部紹伊洛家學篤行君子余故相與抵掌而肆論之於是知孟子所謂浩然之氣塞乎天地之間者皆無所爲而爲之者也

永寧志

孫扶蒼六書秦餘序

國朝張漢

昔者揚雄著方言所至懷鉛提槧錄而刊布其語又多識音字好事者載酒肴過其家就而問之王安石咬石蓮子作字說字皆有意義先儒以爲鑿使其書在今日得讀而究之自必別有發明無不可解之字惜乎不傳字之能解者鮮矣今

夫古人之製爲字也非無意義而漫爲是形也後世以譌傳譌浸假聲音而譌之浸假形像而譌之浸假點畫又譌之雖四子之書童而習誦未嘗不明其義而讀字屢多錯失生三代之後毅然復古一訂流俗之譌而得其精奧非聰明好學深思明辨而心知其義不足語此洛陽孫秀才扶蒼聰明好書秦餘相示長卿謂扶蒼考校字學數十年於此矣今既老猶日校字不輟手錄心撰成書若干冊欲就正吾子序而行之子因閱其冊往往得妙諦若出獨見不知本於何典間爲刪其繁蕪釐正疵病不揣爲序附於冊末扶蒼之發予非鮮

河南府志 卷之八十二
少矣他日歸予得此說說字彙而廣之人必詫余有疑不見
異人必得異書者予當所然一笑以扶蒼書告矣

洛陽志

韓若潮清合易序

國朝張漢

河南人多好言易二程夫子起河南邵康節亦以洛居天地
中卜居於是言易之精古今莫及是勿論已卽陸機宿王弼
冢夜與講易盡析元理家故在偃師僕自守河南以來謂洛
陽爲古多才地必有善言易者出其中又未遑訪求而太史
莫長卿先生以韓貢士若潮清合易見示僕尚未親晤其人
也披圖展視見有以經註經者有以史實經者其餘所發圖
說諸義亦有先儒所未及發僕於是喟然歎曰吾向讀易而

後乃今又進一解矣先是孫秀才扶蒼以六書秦餘索序方
應其請乃今若潮又以清合易屬予爲序甚矣洛陽多才古
有是言信乎不我欺也昔倉頡因元漚龜文制字今永寧陽
虛之山有造字臺扶蒼起河南遂好辨奇字伏羲畫卦亦有
臺在河南而若潮又精易言時時得新義有才如此吾憾遊
洛之晚也而吾且愧讀易之早矣精易言識奇字願日偕二
子而遊焉

洛陽志

稽古堂詩序

國朝張漢

吾守河南郡幾六歲不知孟津詩人有所謂梁無崖者比去
大梁閭湛菴來秉孟津鐸持稽古堂詩示余乃知孟津詩人

有所謂梁無崖者夫孟津詩人有王覺斯焉以其詩鳴者也何無崖與之同邑同時其詩名卒不與並著耶意覺斯得科第膺祿秩故詩亦與之俱傳無崖生不遇於時有詩名亦不克以大著耶今夫科第與祿秩高人以傲屣視之無足關乎輕重者也有時亦關其名之隱耀如是其重耶我讀無崖之詩丰骨遒上而奇氣足以行之論著亦復超以卓語不屑寄時人籬下方諸覺斯伯仲之間也詎謂無崖遂以覺斯而掩其名耶載讀無崖從子進也所爲跋謂公始生體羸而善泣乳媪指壁上字慰之輒凝睇而笑若有知識者七歲卽能文其王母摩其頂嘆曰此子有夙慧意必沙門後身然恐不

克享人間福後以無崖之生平觀之王母不幸言而中卒貧困不得達乏子嗣而老言之若甚爲無崖惜然吾觀古來之詩人文士窮而傳者率十之六七卽方干羅隱之徒死乃得賜第追爵以榮其魂詩人有靈亦未必以是增重獨以詩能流傳後世爲適無崖雖棄諸生服以遊於四方吳中名士皆與游黃靜谷沈繹堂諸公尤深重之故其詩屬閭觀察獻孺梓於錢塘已慰作者之志不謂日久徒度閣於家匿而不傳余往續郡志亦未得發潛起幽採拾一二於藝文中竊以爲憾非湛菴博搜而出之其誰知之非予讀而好之誰復好之乎予故屬湛菴令無崖姪曾孫徽盡搜其剩草補而梓之予

序而傳之益以慰作者之志且俾天下言詩之人皆知孟津
詩人有所謂梁無崖者

孟津志

洛陽縣志序

國朝 趙一城

洛陽天下之中也在昔周公作邑和會基命亦越君陳率常
昭訓敬典升猷自時厥後建都樹屏世稱奧壤千百年以來
聲名文物彪炳方冊載籍極博可考而知也而潛德微行往
往軼見於他說將以網羅散失上輶軒而昭惇史惟志是賴
志之作也烏可已哉我

國家重熙累洽久道化成

皇上顯承謨烈光於上下洛陽介在畿南望日瞻雲惇大成

裕蒸蒸乎成周之治矣往者制府採輯郡邑乘載彙爲通志
上副史宬刊成一統志書昭示天下同軌同文美矣備矣獨
是統轄旣廣紀載紛如卷帙浩繁體製自異其於一州一邑
之傳聞事實不能無所挂漏非秉筆者之疎也勢也洛陽舊
志原本散佚前令錢肇修僅輯其略距今四十五年矣墨刻
漫漶更多舛譌其間制度規畫事業文章日新月盛名臣碩
士孝義節烈接踵比肩不有纂集曷示表揚武進龔君崧林
來宰茲邑慨然以修志爲任敦聘名儒廣搜掌故假館授書
考獻徵文華實並茂條目井然洵乎其爲標模遠大者矣因
予有蕃宣之寄爰走筆而請序於予予惟縣之有志猶國之

有史也史法昉於盲左其於列國君卿大夫士俗民彛棊布
星羅鋪張揚厲近于夸矣而要其大旨皆不詭於春秋後世
史家莫善于司馬氏之長編而旁搜薈萃涉獵百家假借衆
手討論窮年然後勒成一書故其事信而有徵其言簡而有
要今觀是志之發凡起例挈領以提綱哀懇而廣益黜權典
謨勾稽曠隱有美畢彰無幽不闡以一邑之書而擅三長之
妙庶幾哉有古惇史之遺意乎抑又聞之古者命太師以觀
民風志淫好辟命典禮以正之縣志一書民風之所由興亦
治理之所由出也三代之治莫盛於成周成周之治莫盛于
洛邑故周南有正始之道而風詩爲王化之基今之縣令卽

周之州長族師也掌教治政令以率其民考其德行道藝而
勸之糾其過惡而戒之用能從容以和而民罔弗丕應此志
一出寓惡惡於善善之中著別懸于旌淑之內行見民懷其
德共進厥良式時猷訓惟日孳孳以佐

聖天子萬邦咸休之化則風始之音何難再奏於今日哉吾
於龔君有厚望焉

洛陽志

洛陽縣志序

國朝 林枝春

古者列國皆有史官掌記時事而采風之使復以時至其境
錄其詩誦登諸天府於以驗政治之得失習俗之澆淳而凡
山川風土之各有攸宜者皆得瞭然見之後世郡邑之有志

所由重也余奉

命視學中州輶軒所至考風問俗因以求其文獻之可徵者雖通都大邑往往有遺佚之歎心竊傷之雒爲元聖所相宅周轍旣東復綿延至五百餘歲後之建都於茲者代不一姓其廢興因革雖洽聞之君子不能殫述矧世遠人湮書闕有闕此余所以尤望古而興思也往者韋機有兩京記宋敏求有河南志二書所載亦云詳贍而宋元以後闕焉雒陽舊志爲國初邑令武攀龍所修其間不無舛漏疑當日忽忽草創以云大觀或不足也毘陵龔君來宰是邑設館授餼擇邑士大夫之該洽能文者共襄編纂先以發凡數則相質體例精

當書旣成視舊本幾倍之余觀其考校詳明益知其用心之審慎雒之志洵足以信今而傳後矣夫雒雖一邑古稱名都綜前賢事蹟之昭垂與歷代之章程制作以及原隰井疆人風土俗之遞爲消息始於近而達於遠較他邑所記奚啻倍意誠余羅備具展卷瞭如蓋不待輶軒遠及考風問俗卽於是正亦免儒有言爲政須有綱紀文章此修廢舉墜之大者而龔君優爲之然則雒邑之政次第推施端可識已獨紀載明備之足嘉乎哉

洛陽志

嵩縣志序

國朝 阿思哈

嵩本古伊闕地秦晉遷陸渾之戎於此漢始置陸渾縣晉及

後魏因之嘗建防蠻都督蓋伊闕以南大山長谷多蠻居故
置督以防之又風俗通山國之民悍則其號稱難治久矣我
國家休養垂百數十年深仁厚澤實三代以來所未有向之
所稱難治者已化爲擊壤康衢而

聖主猶勤宵旰惟恐一民不得其所每於親民之官尤三致
意焉余奉

簡命撫茲土日與民人沐浴

聖化念山川風氣應

昌明之運而不急爲之徵文考獻以備

王會之盛典將何以宣

帝德資治理乎爰於今春開館編纂未及脫稿而康令以所
爲嵩縣志請序余惟古縣官之制於民爲最親旣自署名知
縣則一邑中山川土田人民之籍禮樂兵農之制庠序學校
飲射讀法之方孰沿孰革孰利孰弊瞭若指掌庶幾不曠厥
職哉嵩舊有志自康熙癸酉前令續修殘缺未備迄今復八
十年矣令乃搜羅採輯釐然具著於冊俾來茲有所稽考夫
言之匪艱行之維艱苟徒逞博雅而無關於實政卽自詡曰
我知縣事也其孰許之今令蒞嵩三載能以其所學治民而
其間疏河渠闢義學興蠶桑尤班班在人耳目復能以餘力
成是書不可謂非吏之良者矣抑予聞之陸渾山下有唐元

魯山之故居尚在其人雖遠其德常新流風餘韻必有詳於
于為興歌之外者令試於暇時一訪故老得其所以惠民使
民之術以襄我

國家太平至治則懋官懋賞於令有厚望焉令其勉乎哉是
為序

嵩縣志

夢月巖詩集序

國朝方燦如

童少時腸肥腦滿效爾馨語為詩有鄉先生某者見之弗善
也請其故則曰剛為之焚筆研者十年其後居京邸宮詹用
桐野師方以詩訓後進數過徵余詩余再三無以應則以某
先生為解師曰子何賓賓然學一先生之言為夫柔文剛剛

六極之弱而史所稱瑯琊王生而無骨不自支持者也顧可
與言詩乎夫詩者持也鍾仲偉品詩謂幹之以風力不剛顧
足以幹而持乎是故兒女情多風雲氣少即張司空恨之而
秦大虛春雨詩格遺山斥之為女郎果若人言是退之山石
句且顧出渠下也此不然說也其性之所近而以古人澆襲
之以可不增減之使如易所謂健而說如書所謂直而溫如
禮所謂廉而不剝如春秋所謂盡而不汙即五經鼓吹又多
乎哉子勉矣于是篋中舊筆情至復援而益恣展古集然漢
自蘇李十九首以下于魏好武帝文帝陳思於晉好景純嗣

宗元亮于齊梁間好鮑謝于唐好李杜及韓又好長吉于宋好蘇于元好裕之于明無所好頗取北地及天池生師蓋云性所近也今得坦菴呂公夢月巖詩讀之乃似偏與性近以公之詩推公之性之所近亦似與余性所近者近嗚呼公子詩可謂深矣萬象端倪百家騰躍能者輻輳何有近遠然試標其宗會則動多振絕黃雉變雄既與廉直勁正莊誠之音爲近而望海有鯨集林無鷲則宮詹所云健而說直而溫廉而不剗盡而不汙亦惟其有之知有識者故不異人意也宮詹師以康熙甲戌成進士于公爲同年生其墓木蓋先公拱矣身後刻桐野詩數卷不及平生什之一其步驟與公頗不

近獨所以命我小子者按之公集乃如樂之無所不諧因牽連書之使世知溫柔之教有真君存焉而臨汝侯之囁嚅見女子則皆風雅僞體也

呂松坪詩序

方燦如

膩香春粉剃面薰衣高築長安之髻嫵描京兆之眉此女郎詩也大鼻長頭張筋弩目嘶爲豺狼之聲疥比駱駝之伏此儻父賦也鶴只語寒蟲惟習苦弔喪借面于文若道上陳屍于處度此木客吟也甘言好詞褒衣大袍爲頌容巧傳于徐生善禱工摹于張老此越巫祝也遠是四者而後可言詩詩如松坪先生而後爲遠是四者嗚呼自爲詩以來而四者之

與之偕來久矣門戶更什彼我更笑頭出頭沒如扶醉漢雖
有明前後七子及公安竟陵諸君大抵皆四者隔日瘡耳而
况其散乎先生顧何以柴立其中央不四墮也荀子曰學莫
便于近其人蓋自先司農公以詩教蟋蟀之鳴破矣鴟鴞之
響革矣珠槃玉敦走集中州靡不應下風而化而矧在先生
雖然吾嘗讀司農公詩矣大之頌次之雅又次之小雅其于
風未數數然也祖漢禰魏兄事盛唐諸公其于齊梁中晚則
自鄒以下也而先生淹玩衆作往往取諸國風其高者縱橫
建安矣然乃含情有託吳歌子夜懊儂歡好時充下陳其于
唐固亦端倪李杜矣然乃左抽右取自中葉以還下訖宋元

問諸作者罔不迴巧獻伎供臂指之使此豈盡聞于趨庭者
邪斷輪氏之言曰臣不能以喻臣之子臣之子亦不能受之
臣夫詩何渠不若是詩莫盛于唐唐之詩莫盛于李杜彼李
杜之後人何等也雖微李杜而已終唐之世雛鳳老鳳未見
有焯然暴見而大行者其暴見大行者依古以來獨子桓兄
弟于武平耳然卽以子桓兄弟所作絜之武平乃亦無一豪
之似吾聞學者俗似者死向之四者豈以此失之而先生之
柴立其中央不四墮也或有得之內不可傳者邪雖然厚人
倫美教化移風俗詩之本也司農公之所以前者唱于而先
生之所以隨者唱喁也是則同

上之山以謂香鼎也...
 欽美...
 樂...
 以...
 深...
 林...
 用...
 記...

河南府志卷之八十三

藝文志七

記

少室山少姨廟碑記

并序

唐

楊炯

臣聞崑崙西北之地天門也則五帝處其陽陸三王居其正
 地泰山東南之地日觀也則秦皇刻其石銘漢帝採其玉策
 故知建都邑正方位劃崇墉剡濬洫必憑天地之險然後四
 海為家擁神休尊明號叶時月同量衡必致山川之詞然後
 羣神受職少室山者嶽之神秀者也憑河圖而括地用遁甲
 以開山發揮宇宙之精噴薄陰陽之氣壁立而千仞削成而

四方北臨恒碣猶如聚米南望荆衡纔同覆簣共工觸皇天之八柱未足擬議龍伯釣溟海之三山無階響像考於含神霧白玉猶存驗於山海經黃花不落其名有序則太室西偏其位可知則嵩高佐命若乃乾坤之所合雷雨之所交仰躔七星之野俯鎮三河之曲朝市臨於域中樞機正於天下六合交會於是乎有天帝之下都九州名山於是乎有靈仙之窟宅臣謹按少姨廟者則漢書地理志崇高少室之廟也其神爲婦人像者則故老相傳云啟母塗山之妹也昔者生於石紐水土所以致其功娶於塗山室家所以成其德后宗之位象南宮之一星外戚之班比西京之列傳惟幾不測其道

無方騁神變而揮霍降精靈而盼矍亦猶蔣侯三妹清溪之軌跡可尋虞帝一如湘水之波瀾未歇何止祠稱丁婦廟號滕姑少女宅於西宮夫人館於南嶽山臨白岸空聞石室之靈浦對青岩獨有金壺之異若斯而已矣時更魏晉數歷周隋四望於是莫修八神以之無主炎涼代序寧觀俎豆之容霜露沾衣非復弦歌之地國家承天造之草昧屬人謀之與能奄有大寶遂登神器天地水火之無象則女媧氏補之於是乎鍊其五石東西南北之失位則神農氏立之於是乎甄其四海天皇貴與天平合德富與地乎俸資窮變化之理盡神明之數伏羲畫卦唯觀鳥獸之文黃帝垂衣蓋取乾坤之

象利兼於成器功周於備物瑤臺美化闡邦國之風猷銀榜
嘉聲茂君親之典禮稱才子者八族則叔獻季狸有亂臣者
十人則太顛閔夭若夫圓丘方澤所以饗天神地祇禋廟重
欄所以序文昭武穆命秩宗之位分太宰之官考虞夏之質
文定殷周之損益其大禮有如此者高陽有飛龍之樂始會
八風帝舜有儀鳳之音初調九奏后夔典其教制氏辨其聲
鐘磬笙竽致其和尊卑長幼成其序其廣樂有如此者太微
營室明堂布政之宮白獸蒼龍象魏懸書之法下應猶草王
言如絲北辰而拱衆星南面而朝天下其爲政有如此者糾
萬人者施之以八刑詰四方者戒之以三典畫衣不犯載酒

無冤免禽獸於網羅納寰瀛於軌物其恤刑有如此者周人
之養國老始闢西膠漢氏之召諸生初開太學辟廱所以行
其禮泮宮所以辨其教童子五尺羞稱弱后之臣冠者六人
惟述明王之道其文德有如此者涼風至司馬於是乎陳兵
太白高將軍於是乎宣戰乘斗杓而誓旅出星門而杖鉞莊
周稱天子之劍舉之拔之呂望言聖人之兵如風如雨其武
功有如此者稽其殷令有文犀利劍之効珍考其周書有赫
白乘黃之騁力東漸西被南馳北走盧敖之窮觀六合不出
於城隍陶侃之飛入八門未游於宮室其疆理有如此者察
璿璣而平大運天回地游吹玉律而部人時陽動陰靜煙雲

蕭索而合彩日月淑清而啟旦豈直鳳巢阿閣入軒后之圖書魚躍中舟稱武王之事業其休徵有如此者然則囊括混沌發揮生靈大庭不足使駮乘驪連不足使扶輿可以會玉帛可以答靈祇行聖人之大孝既郊祀而宗祀昭帝王之盛節亦因天而事天猶復下聽輿人勞求故實以爲唐堯五載無聞太室之儀殷帝八遷未卜王城之地是用陳圭置臬建周后之兩都制蹕鳴鑾巡漢皇之中嶽熒惑先列招搖在上隱天而動地欲野而歎山旌旗則日月運行鍾鼓則雷風相薄道伊闕據轅轅怡然長望邈乎周覽壯靈山之雲雨仍求載祀之經對閒寢之邱墟思秩無文之禮於是降天渙命司

存因其舊跡葺其新廟詳費務議工徒下隴蜀之名材致荆藍之寶玉易者言乎悅使民忘其勞詩者歌乎子來成之不日東西轆轤南北崢嶸繡栴兮雲楹光照耀兮奪目桂棟兮蘭橈氣氤氳兮襲人皎日登於綺疏奔星下於閨闈珠簾璫匣上高閣而三休金桂銀楹出長廊而中宿窮山海之瓌寶盡人神之壯麗豈直河庭貝闕俯瞰馮夸之都洛水瑤壇旁臨宓妃之館爾其岩嶂重複岡巒左右青霞起而照天白露生而匝地餘基隱嶙仍知萬歲之亭古木摧殘尚辨三花之樹明公舊祀棟宇峇堯仙女層臺風煙爛熳軒轅之訪大隗先求牧馬之童太一之徵少君直下乘龍之使夫峻極也天

帝因而會昌夫降神也景福由其興作於是乎昭之以明德聽之以和聲可以羞澗溪沼沚之毛可以奠潢汙行潦之水聰明正直惟鬼神而有知玉帛犧牲在陳信而無媿日之吉靈之來蜺爲旌兮翠爲蓋雷爲車兮電爲策鼓之以南箕風嫋嫋而先路潤之以西畢雨冥冥而灑道其始至也若海靜山空曠曠朧朧照白日於扶桑之東其少進也若移星轉漢燦燦爛爛吐明月於瀛州之半佩珠璣而灼爍襲羅縠而飄颻建晨興之寶冠踐遠遊之文履命傳兮肅侶徒倚兮徘徊羣仙畢集衆靈咸至有西華之紫妃有中黃之素女華山之上明星遠燭陽臺之下暮雨潛通或曼室以飛霞或銀臺而

薦樂天孫忽降暫停支石之機神女相歡卽起投壺之電左侍右衛則甲申之瓊石乙巳之蘭蕭妍倡妙伎則憑悅之清歌幽靈之鼓瑟樂章旣闋禮容斯備回風兮雲旗入不言兮出不辭荷衣兮蕙帶倏而來兮忽而逝惟神享德降百福而無疆惟嶽配天視三公而有典昔者夏后氏之乘四載仍開苑委之圖周穆王之御八龍猶記弁山之石况乎上照下漏地平天成人主宅中旁羅於寓縣山靈顯位密邇於神州豈使令德不傳頌聲無紀由是三天降策有南霍之升儲八文鐫銘有西王之服道魏國鍾繇之字惟勒歲年晉家張載之文遂成明制其詞曰上帝有命皇天無親樹之元后以牧蒸

民光宅六合懷柔百神德成郊祀禮備宗禋其軒稱配永崑
墟帝出堯號則天汾陽詔蹕觀人設教叶時同律有感必通
無文咸秩其皇家啟聖受命於天上鍊五石旁疏百川開階
運斗宅海乘乾王母益地周公卜年其天子建德重規疊矩
聖敬日躋宗文祖武範圍三極和平萬宇率由舊章粲若稽
古其璇宮夜做銀榜朝開德象陰月聲符震雷山河翼戴星
緯鹽梅能事畢矣乾元大哉其化定制禮功成作樂日月旂
常夏殷正朔德溥天外文明地角氣白星黃風搖露濁其兩
京畿甸五載巡遊馳驅太一部列虫尤將見大隗爰尋許由
迴鑿不于寓日周流其鬱鬱靈鎮巖巖積石直上五千去天

三百帝休非遠真經可覲石室徘徊瓊膏滴瀝其山惟地德
神卽陰靈瑤姬逐雨玉女隨星陰陽不測黍稷非馨倏忽年
代荒蕪廟庭其旁求祀典載垂天渙始制林衡俄成壯觀紫
橈星錯丹梁霞煥似對清谿如遊白岸其文狸赤豹電策雷
車隱隱中道匍匐太虛遂停龍駕永託神居天迴地止霧歇
雲除其衆靈睽暘羣仙容與衡岳夫人漢濱游女洛川解
佩天河弄杼顧慕招携續紛伴侶同氣同聲爰笑爰語其
于以采蘋南澗之濱于以采藻于彼行潦日吉兮辰良浴蘭
湯兮沐芳揚枹兮拊鼓奠桂酒兮椒漿神其醉止降福穰穰

其十三
李通志

河内府志

藝文志

記一

啟母廟碑記

唐崔融

臣聞天地生成其法自然之謂道陰陽鼓舞其功不測之謂神然則物或類應事因變通乾棟傾而三光北馳坤輿缺而百川東瀉河淪越雋有郡邑之爲魚水陷歷陽有吏人之化鼈訪遺蹤於女峽風雨蕭條徼往事於姑泉弦歌響亮盈虛靡定合散焉常不知誰子旣老氏之多情忽然爲人寧賈生之足辨仰觀俯察裁識幽明之故原始反終未窮生死之說得於道而失於道義有必然出於幾而入於幾理無或廢知變化者其知神之所爲乎臣謹按啟母廟者蓋夏后啟之母也漢避景帝諱改啟之字曰開厥後相傳或爲開母而顧野

王輿地志盧元明嵩高記并不尋避諱之旨以爲陽翟婦人事不經見諒無所取粵若玉斗璇璣李母之居鄰北極金臺石室王母之宅在西山氣爲母則羣物以萌月爲母則容光必照坤爲母則上下交泰后爲母則邦家有成故華胥履跡而雄氏孕女登感神而炎運作星流華渚而白帝生月貫幽房而黑精降明明有夏穆穆塗山予娶於度土之辰文婚於台桑之地搜奇帝紀識異歸藏束生發蒙而有述韓子稱賢而不朽漢臣之筆泉壘海陳其命名秦相之一字千金敘其嘉應士歌南國徒聞候禹之祠石破北方終見生余之兆則郭璞所謂陽城西啟母石李彤所謂嵩山南啟母祠隨巢之

說有徵鴻烈之言無爽者矣昔者鸞川之上母變空桑脉水之濱男生破竹美人之虹名蝶竦仙婦之月作蟾蜍精衛銜石而償冤女尸化草而成媚山崩蜀道臺候婦而無歸石立武昌亭望夫而不及論乎誕載羣下莫尊於帝王語乎遷易凡百無聞於感致美矣哉不可得而稱也大唐之雲故鼎取新撫運而生繼天而作握乾元而造物海內知有鴻混沌而爲家域中無外天皇膺紀數順謳歌金匱玉樞服皇王之能事衢室廟堂承祖宗之茂烈垂衣裳而作元后端拱北辰負黼展而朝諸侯嚮明南面周邦赫赫其道洽於成康漢室巍巍其化踵於文景東漸西被遠安邇肅海三年而無波雲連

月而不散天瑞降地符昇靈鳳五文歲時來苑圃神龍八卦昏旦游池沼禮云乎哉無取於周旋揖讓樂之謂也必在於移風易俗司祿益富家國於是乎有餘司命益年臣人於是乎不天明王三懼未嘗遺戒慎之心天子四鄰莫能展弼諧之用家安其業但聽於鄰雞人得其和遂同於野鹿表識記奏河圖四十六事之著明曷云尚也登泰山禪梁父七十二封之可識何以加乎且夫窮聖神備道德滋萌元氣開闢太初斯乃天皇氏之所以應乎天也依土地明神靈駕六羽而上騰度九州而下濟斯乃人皇氏之所以順乎人也造書契教政漁合五緯而節四時登九天而類萬物斯乃羲皇氏之

所以制人法也務播植該變通嘗藥以救兆人聚貨而交天下斯乃農皇氏之所以興人利也振鼉鼓載龍旂天則元女受符帝則黃神降斗斯乃軒轅氏之所以除人害也均度量正都邑總秋令於金天分瑞官於鳳紀斯乃帝昊氏之所以爲人極也潔祭祀義鬼神履時以象天養財以任地斯乃帝顓氏之所以爲人教也秋乘馬春乘龍順三辰而天道平肆五正而人事理斯乃帝辛氏之所以爲人政也明如日晦如陰人無識其名帝何力於我斯乃帝堯氏之所以昭君德也聞一善舉八才帝唱動而爛星雲天歌發而鶩鳥獸斯乃帝舜氏之所以章后功也夫三統者道之大五行者生之宗三

皇法之而列五帝則之而序道以三興德以五立非天下之至聖孰能兼此者乎而猶雖休勿休損之又損下明詔發德音尊天而重人省方而巡狩舉星畢曳雲笏召風伯以清塵命山靈而護野馳洛邑驚襄城天迴而地遊雲合而霧沓周穆王來遊太室先徵夏啟之居漢武帝有事嵩邱卽訪姒開之石徒觀其丹青歲古霜露年侵聖情有睠興言改葺其山則古文之外方其地則新邑之中土銘壇迤邐斜分玉女之臺碑闕相望近對石人之廟金草生而五色貝樹長而三花紫雲合沓於澗溪白霧氤氳於巖嶺考之易林信惟神明所伏求之遯甲固以威靈肅然夫其命有司乘務隙因高背下

祭隱嶙之餘基審日觀星揆摧殘之落構周官置臬郢匠揮斤異態神行金模化造紅葩奪日飛累榭於山間綺綴衝風架迴廊於木末仙人在棟神女臨牕周施玳瑁之椽徧覆琉璃之瓦赤玉爲階甃黃金作門闕山如白岸樹似青溪羞蘊藻於前庭藉生芻於後徑蘭香夾水居然洗沐之資竹帚臨風自隔囂塵之境夢臺雲雨宋玉對而先驚楚壁山川屈原書而幾倦壽宮檐兮不擾象設安兮逾肅霜羅曳曳雲錦披披鴛鴦褥兮翡翠幃白羽扇兮青絲履垂玉鸞之珮若往而若還戴金雀之釵不長而不短其居處也曖曖昧昧陰閉陽開其被服也煌煌熒熒霞敷雲蔚麟胎鳳卵蒸蕙燃

奠餌膳則木蜜金膏玉漿瓊酒當是時也合五嶽訛九魁選太陰命元闕馮夸鳴鼓女媧清歌左蒼龍兮吹篴右白虎兮鼓瑟金真拂座玉女焚香肅肅習習天媛來風雨雰雰霏霏神姬下霜雪孔雀飛而儀鳳舞弄玉邀歡駟車會而羅綺陳智瓊陪宴麻姑學道變海水而來遊織婦希風填河津而下謁洛妃綽約江妃綿眇元女以明月爲珠素女以積雲作髻九天真母八極夫人畢集於茲矣青霞衣兮翠雲裘靈連蜷兮旣留車迴風兮馬飛電視倏忽兮無見昔者濟陰山下降堯母之精靈湘川水曲留舜妃之響像壇或在徒聞介福之名棟宇不修誰辨安歌之處豈知夫三仙福地百姓尊祠

挾王者之都畿當聖人之順動犧牲玉帛可以洽氣和神幼
婦外孫可以披文相質虔奉綸音式陳壯觀雖周人作詩自
得后妃之美而魏臣獻賦終慙神女之工敢作銘曰九州地
險五嶽天中蛟龍洞穴日月仙宮蓄洩雲霧震蕩雷風笙歌
迎接鐘鼓遙通其昔在媯帝洪泉未塞昏墊下久汎濫中國
於鑠大禹顯允天德龍畫旁分螺書編刻其佩文北海省土
南方還彼碣石更下台桑子娶有禮我都彼昌八年不顧四
載惟荒其宛委旣登轅轅佇鑿室家誤往熊羆方作天道幽
祕生涯糾錯其化則遷其靈是託其宓妃之館仙女之臺物
類感通精神去來巫山廟立漢水祠開墳壇歲古棟宇年摧

其皇矣大唐麗哉神聖膺圖受籙體元居正赫赫高祖天有
成命明明太宗於茲爲盛其重光累洽下武嗣文負展而化
垂衣以君三靈所嚮六氣氤氳魚鼈咸若雞犬相聞其重譯
請命殊方稟朔化及中孚風移太朴天秩百禮人和萬樂汾
水可遊崑山可邈其隨巢舊說夏啟遺居盛德不泯嘉聲在
諸周王轉蹕漢帝迴輿聿懷降鑿其視如初其虞衡掌木班
僅葺宇虹巨梅梁龍盤柱草積庭院水周堂庶石室置儔
軒宮爲輔其珠簾洞卷玉座含清金翠灼爍羅縠輕明儀形
若動侍衛疑生依稀有物惝恍無聲其帝子湘川天孫漢
曲翩翩縹緲躊躇躑躅神女弄珠靈妃起玉倏來忽往星繁

電燭其十壯矣麗矣神之聽之聰明是屬景福無欺夫人立館幼婦摛辭巍巍王室萬萬餘基其十三

張僧繇畫僧記

唐劉長卿

天竺僧畫像老梁直閣將軍張僧繇之真迹也張公繪事之始厥有二僧後屬侯景師至金陵江南喪亂此畫流離散落多歷年所遂遭剖割分而為二其一在唐故右常侍陸堅處卽此僧也陸公常嬰篤疾殆將屬纊忽於夢寐覩此故僧謂公曰我有同侶一人自從離析已百餘年今在洛陽故城東李君家深所寶玩舉世莫知若能為我求之再得會合當以法力扶助令爾無憂陸公既寤遠以求訪果如夢中之旨獲

見斯人而僧亦俱在乃以俸錢十萬贖而合焉卽日陸公疾瘳勿藥有喜信知造思之妙通於神祇識者以為干將鑊鋸散而復合亦其類也嗟乎陸公已沒子孫不守有姬鸞之於市為校書郎宋儋所得開元中儋服藥過度因而喪明其李氏之僧復失所在惟入夢者巋然獨存儋卒傳故人劉傑傑居之室不求聞達天寶末遭祿山之難避地淮陰與道士魏審交深相結納無何傑以老卒傳乎審交審交傳楚州刺史李湯湯傳陸州司馬劉長卿今為劉氏之寶藏矣文苑英華

河南府叅軍旗記

唐李華

文與武邦之大司叅以彌綸而果於折中軍以厲禁而闕其

恭茂彌綸之謂文厲禁之謂武居一稱而兼二義參軍司馬漢車騎將軍張溫行司空專征關右始徵幽州刺史陶謙參軍事由是上將之府以爲常儀魏驃騎將軍石苞鎮揚州晉文王命孫楚參苞軍事賓主降禮始於孫石時方用武則軍師之謀主天下又安則府公之屬吏蓋因府郡之長使持節領諸軍故雖列曹悉以參軍爲號若以漢晉儔於聖代郡國比於神州則理亂不侔而小大相妨矣參軍自國朝以來躋盛位者數十人遠則僕射韋公師保中朝今則中丞蔣公澄清東夏用賢而衣冠焯敘踵武而聲度相隣選部所以較卿佐之材舉公侯之胄是以慎署斯職而要其德藝傳所謂仕

而優則學學而優則仕處下僚而無咎悔從吏道而獲安閑差池鷓鷯之間宴息風雲之外矣京兆韋昱門高器全其文也若英敷華其武也長劍淬鏑朗玉調律鷲禽乘秋服楚傅之訓誠傳漢相之經術每從容府中或有異政雖不吾以必預咨謀如川決防如竹迎刃夫然則貴與壽功與名非斯人而誰獲君子之所貴者名位不失其人聲聞不忘於後故蒐錄官族第其遷授俾將來俊茂有所觀焉時天寶九載九月十三日記

文苑英華

嵩山會善寺戒壇記

唐陸長源

嵩高得天下之中也所謂名山福地異人靈跡往往而有漢

晉間高僧植貝多子於西峰一年三花因爲浮圖遂爲寰中之真境又有兩阜中斷豁爲石門飛流縈回以噴薄喬木森踈以布護先是有高僧元同律師一行禪師鑿林崖之歆傾填乳竇之窻窳甃玉立殿結瓊構廊旃檀爲香林琉璃爲寶地遂置五佛正思惟戒壇思惟者以佛在貝多樹下思惟因名貝多爲思惟卽三花之義在此自河洛烟塵塏廟崩褫上都安國寺臨壇大德乘如修慈業廣秉律道尊志度有緣法庇羣動慨茲堙墜遂爲聞徹尋有詔申命安國寺上座藏用聖善寺大德行嚴會善寺大德靈珍惠海等住持每年建方等道場四時講律藏用上人逸躅徧尋高情獨蓮美殿塏之

嚴麗賞泉石之勝絕其跡不朽其教益宏于是鐘梵相聞幡蓋交蔭豈獨廬峰名嶽空記遠公之行沃洲精舍重述道林之跡時貞元十一祀龍集乙亥大火西流之月也同

新修嵩嶽中天王廟記

唐 韋行儉

太室爲九州之險五嶽之冠孕靈生賢作鎮地中自漢武開萬歲之呼命祠官加增其祠厥後元魏徙廟于嶽之東南開元十八年元宗徵元封故事再飾祠宇天寶初又命秩視王禮封爲中天王編在祀典每歲六月天子遣河南尹至嶽下潔齋具牲牲珪幣以行事祝史執籩豆樽俎以陳辭望秩之祭以崇配天之敬歲無違者而年祀寢久其土偶木偶及東

序西序南嚮北嚮圖形象者皆風落之日烜之雨濡之塵敗
之或塘垣缺墜彩纈漫滅不怒之威蓋闕如也漢南元戎榮
賜鄭公由滎陽守而尹洛邑用端密溫文宣明教化爲導人
之道聆其積弊俾革其故自中天王洎夫人纓綬冕服首飾
步搖間以金翠彰用五色旁羅四嶽四瀆施于啟母少姨之
倫其餘交乎尸室立于階闈操大扇注僕姑執及垂鈇環列
廡下由四塘周于墻垣過祠及門瞻其容衛者首如鎮目如
墮臂如戟吻如相稽擊蹠屏息若交門之有鄉坐拜者焉夫
古之牧人事神必交修之人仰神之正直神依人之明德以
享豐福以荷百祿真爲政之本也前代五嶽視三公皇家之

制寵踰五等今徵鄭公崇飾肅祇之旨蓋所以奉國典尊君
命也庚申歲行儉作吏承命藏事宮庭因欵識于石播美厥
後云說嵩

河南府倉曹參軍廳壁記

唐 梁 肅

倉曹掾祿秩位六載於甲令在漢魏間與參軍事其職各異
五府州及郡各有其官北齊天保中又授參軍以繫官曹之
號蓋取夫以文吏而參武事隋由之國家亦因之河南府領
二十六縣爲主東郡環地千里邦畿之內征賦之入凡蓄聚
之物皆於其司一都之移用郡吏之稍食又出焉故其務殷
其事積常爲他曹劇居之者不勤則廢不廉則敗不明則耗

斲干沒之患生其職或擢居南宮及御史府故有司常綜其名實考其功緒然後授之伊陽張君闔鄉李君今並為其官李以貞固稱張用文敏著予謂命官之職事與一掾之才美不可以不紀遂直筆書之其兩曹位次與前政名氏端如貫珠列于記之左右

敬之文集

修中嶽廟記

唐李方郁

上四年用大司計侍郎為丞相其明年以我相秉樞機我公掌綸誥宜為避嫌遂白閣下拜河南尹將辭上悄然謂公曰前時洛水為災洛民大潰四走無逃至有沒死者豈勝其寃耶而公今去我無東顧之念矣公既至理事先以恤民為寄

活生瘞死大開廩庾賑貧乏飽饑腸暖寒體極於畿甸靡不周悉而又蠲逋租省徭賦俾安穩其起居勤強其事業故遠邇之民相賀而歌曰天災流行兮代有下民昏墊兮時數命無以逃兮諒自嗟豈將天恕我尹之慰恤兮實解予之愁苦夫得耕兮婦得織日出得作兮日入得息此固我君之憂民兮俾我尹之來卽又歌曰明明在上兮天子聖四方取則兮我公令疲民蘇息兮公之政一日將去兮誰活我之性命其都之南嵩嶽橫亘其嶽有廟距都百里每歲季夏日上用御署祝文用犧牲粢盛醴齊庶品詔我公有事於王禮既公周視廟宇堂殿廊廡見其崩墜圯毀剝癩頽墮垣墉漫靡椽棟

失次梁拱差欹顧謂其邑令李方郁曰吾聞大地列嶽五嵩
山居其一其嶽樓中天羣峯蒼翠異色其岡巒重疊異狀其
出雲巖巖異氣其草木森聳異岫其葩卉蒼翳異香其禽鳥
間關異聽其溪澗淺澗異流若此之狀觸目周匝四時迭觀
吞吐氣象環一山之上下道宮佛寺高閣危樓盡萃其中我國
家以神之靈縉神之形俾神之明福我蒼生戕戕其冠整整
其衣兵仗駢列羽衛參差天子以時視三公禮而祠之要神
之德既厚矣報神之功亦重矣所宜威壯形容華煥宮宇奈
何以危毀至是俾爾民之進拜禱祀將何瞻仰乎我今出府
庫十萬貫以助用爾宜專其事俾爾心與吾心不可以異方

郁謹再拜受命退而自言曰方郁爲吏稟指使上不敢罔公
中不可欺神下不能苦民豈可不成耶遂鳩工藏事四旬而
就見若赤白之交映矣見若金碧之分輝矣見若棖楠之粉
繪矣見若拱斗之光赫矣見若簷溜之蠶截矣見若溝壠之
端隆矣見若戶牖之照燭矣見若垣墉之齊削矣旭日明媚
夾壇殿之飛翬朝霞卷舒助峰巒之起秀則知公之指制可
以邁古冠今使海內神廟修潔崇盛無逾於中嶽公天發晶
朗嶽鍾秀粹羣妙符識萬頃澄襟瓊樹冰壺涵徹於神宇黃
鐘朱瑟鏗奏於文章况公尹正之能撫民之美愚知其不日
而將與吾相連枝於台座之中致美於廟堂之內將吾君岌

立於堯舜之上措吾民登壽於邃古之際必矣方郁忝官在縣行及秩滿特蒙公錄以微績上表量留付之修飾輒敢敘德紀事刻石以記說
嵩

新安谷記

唐穆公員

京洛佳賞盡走乎闕塞次則東城以桃李繁華相高北山灑陽有巖谷谿洞之勝蓋天然疏鑿以遺來者而人不知爭我公懸車之二年探得其最凡遠于國門邇于闕塞者四之一買之直減于東城之貴者亦如之連岡疊磴中斷交鬪為其拱躡如狀如意翠竹茂樹繁環森羅為其緣飾如續如織泉出山腹釀而為池醞而為派帶于竹樹葱籠之間池可行舟

派能流響果園蔬圃用以為漑其餘與灑水合于山下臨玩之美耳潺潺目磷磷不俟漱浥而煩襟如洗于是卜灑之上泉之側周奇顧盼擁抱之勢作為新亭春之日百花流鶯笑語滿谷迭相為主待人為賓始至也若讌賞之之疎將去也若怨棄之之速夏之日清風入林徘徊不散若為繁暑與之竟夕而流泉娛客亦奏雅音秋之日霜淒氣肅萬象畢清亭中一望超忽天外而片雲行雁又似與賞心遠日相期于前冬之日木落天迥遙山入戶可愛之景照于陽坡遲遲為人散而歛凡四時暇日公與大夫從甥姪子孫携琴尊翰墨遊于斯燕于斯慈顏怡天和熙一觴舉萬福隨穆穆雍雍翼

翼夔夔中外具慶如塤如篲公曰人生知足為富當時為貴
 苟俟外獎則此地足以忘年何必陸賈擊鮮疏廣散金然後
 為適興王氏之少長成集潘家之兒童稚齒吾之適也爾羣
 子識之謹按春秋之義地從主人今我公開國新安則家谷
 宜以新安為稱又江南有新安者水山之異絕于中國誰其
 似之是以命之第三子員受命紀石且若從者各位列之于

陰也

文苑
英華

東都龍興寺鎮國般舟道場均上人功德記

唐
穆員

按經文我以神力供養不如以身供養上人刺體之血以嚴

經像若素為塗若繪為絲若寫為墨凡成就阿彌陀佛一軀
 觀世音至二善二菩薩各二事經千卷菩薩之行也上人姓
 王氏東周河南人七歲喪所恃十一喪所怙童蒙孤子無兄
 弟之親自毀其生用集封樹已而嘆立身揚名無逮既往乃
 發大宏誓以報罔極大歷五年始居龍興寺鎮國般舟道場
 爾來足不踰閩者垂三十載其為業也形不任心夜不息晝
 外不舍百刻之一中不遷萬化之二勞其形與天健精其志
 與日新蹈淫樂於自恃之操前後以一月有一旬有九日為
 一息者不記百數其願以本尊本以願為願其病以眾生之
 病我為病我生未已我病曷祛我病未祛我願曷已然則大

慈大悲之誓竟我願云竟無邊生生之皆盡我病焉盡我生
 有滅我願與生生俱生我形或勞我心與極樂無極巍巍乎
 可思量哉員太夫人河東郡太夫人性合真如業通禪寂嘗
 謂學者千萬達者二三苟未至於心離有無跡超生滅則若
 行爲難爲至誠格諸天念嚮羣望亦見聞聳善遠邇歸心咒
 乎啞啞廻向之徒聞道甚稀睹相且衆則上人所以持本教
 濟衆生與夫禪門諸祖迭爲舟梁可無媿矣又懼夫物之尤
 者見異於類行之殊者或疑於常申命小子以紀精苦之能
 所以題之於此貞元十年五月二十五日前侍御史河南穆

員記同

河南府同官記

唐韓愈

永貞元年愈自陽山移江陵法曹叅軍獲事河東公嘗與其
 從事言建中初天子始紀年更元命官司舉貞觀開元之烈
 羣臣惕慄奉職命材登良不敢私違當時自齒朝之士而上
 以及下百執事官闕一人將補必取其良然而河南同時於
 天下稱多獨得將相五人故於府之叅軍則得我公於河南
 主簿則得故相國范陽盧公邁於泚水主簿則得故相國今
 太子賓客榮陽鄭公餘慶於陸渾主簿則得相國今吏部侍
 郎天水趙公宗儒於登封主簿則得故吏部尚書東都留守
 吳郡顧公少連盧公去河南爲右補闕其後由尚書右丞至

宰相鄭公去汜水為監察御史佐山南軍其後由工部侍郎
至宰相罷而又為趙公去陸渾為右拾遺其後由給事中為
宰相顧公去登封為監察御史其後由京兆尹至吏部尚書
東都留守我公去府為長水尉其後由膳部郎中為荆南節
度行軍司馬遂為節度使自工部尚書至吏部尚書三相國
之勞布在史冊顧吏部慎職小心于時有聲我公忍潔而沈
密開亮而卓偉行茂于宗事修于官嗣紹家烈不違其先作
帥荆南厥聞休顯武志既揚文教亦熙登槐贊元其慶且至
故好語故事者以為五公之始迹也同其後進而階大也亦
同其稱名臣也又同官職雖分而功德有巨細其有忠勞於

國家也同有若將同其後而先同其初也有聞而問者於是
焉書既五年始立石刻其語河南府參軍舍庭中於時河東
公為左僕射宰相出藩大邦開府漢南鄭公以工部尚書留
守東都趙公以吏部尚書鎮江陵漢南地連七州戎士十萬
其官宰相也留守之官居禁省中歲時出旌旗序留司文武
百官於宮城門外而衙之江陵故楚都也戎士五萬三公同
時千里相望可謂盛矣河東公名均姓裴氏

韓文公集

平泉記

唐李德裕

經始平泉追先志也吾隨侍先太師忠公在外十四年土會
稽探禹穴歷楚澤登巫山遊沅湘望衡嶠先公每維舟清眺

意有所感必悽然遐想屬目伊川常賦詩曰龍門南岳盡伊
 原草樹人烟目所存正是北州梨棗熟慶魂秋日到郊園吾
 心感是詩有退居伊洛之志前守金陵于龍門得喬處士故
 居天寶末避地遠遊為荒榛首陽翠微尚有薇蕨山陽舊徑
 唯餘竹木吾乃剪荆莽驅狐狸如立班生之宅漸成應叟之
 地又得他州珍木奇石列於庭際平生素懷於此足矣吾常
 以為出處者貴得其道進退者貴不失時古來賢達多有遺
 恨至于元祖潛身於柱史柳惠養德于士師漢代邴曼容官
 不過六百石終無辱殆邈難及矣越蠡激文牛以肥遯留侯
 託黃老以辭世亦其次焉范曄感蔡澤一言超然

名高謝鄧禹

見功臣多敗委遠名勢又其次也矧吾者刈葵無衛足之智
 處鴈有不鳴之患雖有泉石杳無歸期留此林居貽厥後代
 嚮平泉者非吾子孫也以平泉一樹一石與人者非佳子弟
 也吾百年後為權勢所奪則以先人所命泣而告之此吾志
 也詩曰維桑與梓必恭敬止言其父所植也昔周人之思召
 伯愛其所憇之樹近代薛令君於禁省中見先祖所據之石
 必泫然流涕汝曹可不慕之唯岸為谷谷為陵然後已焉可
 也

文苑
英華

平泉山居草木記

唐李德裕

余嘗覽想石泉公家藏藏書目有園庭草木疏則知先哲所

尚必有意焉余二十年間三守吳門一涖淮服嘉樹芳草性之所航或致自同人或得于樵客始則盈尺今已豐尋因感學詩者多識草木之名爲騷者必盡蓀荃之美乃記所出山澤庶資博聞木之奇者有天台之金松琪樹稽山之海棠榲檜剡溪之紅桂厚朴海嶠之香檉木蘭天目之青神鳳集重山之月桂青颺楊梅曲房之山桂溫樹金陸之珠栢欒荆杜鵑茆山之山桃側栢南燭宜春之柳栢紅豆山櫻藍田之栗梨龍栢其水物之美者荷有蘋洲之重臺蓮芙蓉湖之白蓮茅山東溪之芳蓀復有日觀震澤巫嶺羅浮桂水嚴湍廬阜漏澤之石在焉其伊洛名園所有今並不載豈若潘賦閒居

稱郁棣之藻麗陶歸衡宇喜松菊之猶存爰列嘉名書之于石已未歲又得番禺之山茶宛陵之紫丁香會稽之百葉木芙蓉百葉薔薇永嘉之紫桂簇蝶天台之海石楠桂林之俱那衛台嶺八公之怪石巫峽之巖湍琅琊臺之水石布于清渠之側仙人跡鹿跡之石列于佛榻之前是歲又得鍾陵之同心木芙蓉剡中之真紅桂稽山之四時杜鵑相思紫苑貞桐山茗重臺薔薇黃檉東陽之牡桂紫石楠九華山藥樹天蓼青瀝黃心栳子朱山龍骨近於庚申歲復得宜春之筆樹楠稚子金荆紅筆密蒙勾栗木其草藥又得山薑碧百合

修香山寺記

唐白居易

洛都四野山水之勝龍門首焉龍門十寺觀遊之勝香山首
焉香山之壞久矣樓亭騫崩佛寺暴露士君子惜之予亦惜
之佛弟子耻之予亦耻之頃予爲太子賓客分司東都時性
好閒遊靈跡勝槩靡不周覽每至茲寺慨然有完葺之願焉
迨今七八年幸爲山水主是償初心復始願之秋也似有緣
會果成就之噫予早與故相國元公微之定交於生死之間
冥心於因果之際去年秋微之將薨以墓誌文見託旣而元
氏之老裝其臧獲輿馬綾帛泊銀鞍玉帶之物價當六七十
萬爲謝文之贊來致於予予念平生分文不當辭贊不當納
自秦抵洛往返再三迄不得已乃廻施茲寺因請慧知僧清

閒主張之命謹幹將士復掌理之始自寺前亭一所登寺橋
一所連橋廊七間次至石樓一所連樓廊六間次東佛龕大
屋十一間次南賓院堂一所大小屋共七間凡支壞補缺壘
隕覆漏朽墁之功必精赭堊之飾必良雖一日必葺越三月
而就譬如長者壞宅鬱爲導師化城於是龕像無燥濕隆泐
之危寺僧有經行宴坐之安遊者得息肩觀者得寓目關塞
之氣色龍潭之景象香山之泉石石樓之風月與往來者耳
目一時而新士君子佛弟子豁然如釋憾刷耻之爲清閒士
人與予及微之皆夙舊也交情願力盡得知之感往念來歡
且贊曰凡此利益皆名功德而是功德應歸微之必有以滅

宿殃薦冥福也予應曰嗚呼乘此功德安知他劫不與微之
結後緣於茲土乎因此行願安知他生不與微之復同遊於
茲寺乎言及於斯漣然涕下唐太和六年八月一日河南尹
太原白居易記

長慶集

香山新修經藏堂記

唐白居易

先是樂天發願修香山寺既就迄今七八年寺有佛像有僧
徒而無經典寂寥精舍不聞法音三寶闕一我願未備乃於
諸寺藏外雜散經中得遺編墜軸者數百卷帙以開元經錄
按校之於是絕者續之亡者補之稽諸藏目名數乃足合新
舊大小乘經律論集凡五千二百七十卷乃作六藏分而護

焉寺西北隅有隙屋三間土木將壞乃增修改飾爲經藏堂
堂東西間闢四窻置六藏藏二門啓閉有時出納有籍堂中
間置高廣佛座一座上列金色像五百像後設西方極樂世
界圖一菩薩影二環座懸大幡二十有四榻席中几洎供養
之器咸具焉合爲道場簡儉嚴淨開成五年九月二十五日
堂成藏成道場成以香火爨之以飲食樂之以管磬歌舞供
養之與開振源濟釗操洲暢入長老及比丘衆百二十人圍
繞贊嘆之又別募清淨七人日日供齋粥給香燭十二部經
次第諷讀俾夫經梵之音晝夜相續洋洋乎盈耳哉忻忻乎
滿願哉爾時道場主佛弟子香山居士樂天欲使浮圖之徒

遊者歸依居者護持故刻石以記之

同上

白居易大師功德幢記

唐白居易

粵有唐東都臨壇開法大師長慶四年二月十三日終于聖善寺華嚴院春秋七十有五夏臘五十二是月二十二日移窆于龍門山之南岡寶歷元年某月某日遷墓于奉先寺附其先師塔廟穴之上不封不樹不廟不碑不勞人不傷財唯立佛頂尊勝陀羅尼一幢高若干尺圍若干尺六隅七層上覆下承佛儀在上經咒在中記讚在下皆師所囑累而門人奉遺志也師姓康號如信襄城人始成童授蓮華經於釋巖既具戒學四分律於釋晤後傳六祖心要於本院先師爭心

名楞伽俱舍百法經根論披閱罔不通焉繇是禪與律交修定與慧相養蓄為道粹揭為僧毫自建中訖長慶凡九遷大寺居十輔大德位淮法會主僧盟者二十二年勤宣佛命卒復祖業若貴賤若賢愚若中小大乘人遊我門繞我座禮我足如羽附鳳如水會海於戲非夫動為儀言為法心為道場者則安能使化緣法眾悅隨欣戴一至於此耶同學大德繼居大院者曰智如弟子上首者曰嚴隱暨歸靖藏周常賁懷嵩圓恕圓昭貞操等若干人聚謀幢事琢刻既成將師治命請蘇州刺史白居易為記記既訖因書二四句偈以讚云師之度世以定以慧為醫藥師救療一切師之闡維不塔不祠

作功德幢與衆共之上同

香山寺白氏洛中集記

唐白居易

白氏洛中集者樂天在洛所著書也太和三年春樂天始以太子賓客分司東都及茲十有二年矣其間賦格律詩凡八百首合爲十卷今納于龍門香山寺經藏堂夫以狂簡斐然之文而歸依支提法寶藏者於意何我有本願願以今生世俗文字之業狂言綺語之過轉爲將來世世讚佛乘之因轉法輪之緣也上方三世諸佛應知噫經堂未滅記石未泯之間乘此願力安知我他生不復游是寺復觀斯文得宿命通省今日事如智大師記靈山於前會羊叔子識金環於後身

者歎於戲垂老之年絕筆於此有知我者亦無隱焉大唐開成五年十一月二日中大夫守太子少傅馮翊縣開國侯上柱國賜紫金魚袋白居易樂天記上同

太湖石記

唐白居易

古之達人皆有所嗜元晏先生嗜書稽中散嗜琴靖節先生嗜酒今丞相奇章公嗜石石無文無聲無臭無味與三物不同而公嗜之何也衆皆怪之我獨知之昔故友李生名約有云苟適吾意其用則多誠哉是言適意而已公之所嗜可知之矣公爲司徒保釐河洛治家無珍產奉身無長物惟東城置第南郭營一墅精葺宮宇慎擇賓客道不苟合居常寡徒

游息之時與石爲伍石有族聚太湖爲甲羅浮天竺之徒次焉今公之所嗜者甲也先是公之寮吏多鎮守江湖知公之心惟石是好乃鈎深致遠獻瑰納奇四五年間纍纍而至公於此物獨不廉讓東第南墅列而置之富哉石乎厥狀非一有盤拗秀出如靈邱鮮雲者有端儼挺立如真官神人者有緼潤削成如珪瓚者有廉稜銳剝如劍戟者又有如虬如鳳若踰若動將翔將踴如鬼如獸若行若驟將攫將鬪者風烈雨晦之夕洞穴開噎若歛雲歛雷疑疑然有可望而畏之者烟霧景麗之日巖壘靈霽若拂嵐撲黛靄靄然有可狎而翫之者昏曉之交名狀不可撮要而言則三山五岳百洞千壑

亂縷簇縮盡在其中百仞一拳千里一瞬坐而得之此所以爲公適意之用也常與公逼觀熟察相顧而言豈造物者有意於其間乎將胚渾凝結偶然而成功乎然而自一成不變已來不知幾千萬年或委海隅或淪湖底高者僅數仞重者殆千鈞一旦不鞭而來無脛而至爭奇騁怪爲公眼中之物公又待之如賓友親之如賢哲重之如寶玉愛之如兒孫不知精意有所召也將尤物有所歸耶孰不爲公而來耶必有以也石有大小其數四等以甲乙丙丁品之每品有土中下各刻于石之陰曰牛氏石甲之上丙之中乙之下噫是石也百千載後散在天壤之內轉徙隱見誰復知之欲使將來與

我同好者觀斯石覽斯文知公之嗜石之自會昌三年五月
癸丑日記上同

洛陽宮記

唐胡交修

禹因山川分畫九州大河之南厥土爲豫考極相方實處天
下之中風雨所會陰陽所和而冲氣鍾焉其川河洛圖書之
淵珍符是興其鎮高高孕秀生賢神靈是宅其浸灑澗伊水
之利環流灌溉壤沃物豐其地廣衍平夷洞達萬方輻輳朝
觀貢賦道里均焉奠位宅中茲實帝王之居也高祖太宗肇
造區夏據秦百二之勢襲漢累世之基定都長安以隆上京
惟是洛宅雖不獲奉萬乘之駕建諸夏之本而文皇帝顧瞻

歷覽眷此舊邦肇新東都作對咸秦乃以貞觀六年名洛陽
宮凡體國之制仰模太紫擬象河漢者雖因隋之舊逮夫一
新號名昭揭于兩觀之上則觚稜金爵壁門鳳闕焜耀改觀
益隆唐家興王之氣矣太宗以神武英偉之姿一加眎睠榮
名所被在物咸飭使巍巍茲宮復取重於當世豈不韙哉開
元之隆鑾輿時巡詔命儒臣宋璟馬惟白等博彙羣書於乾
元殿又卽明福門外置集賢書院置學士員較讎其間而藏
書之富殆與長安大明宮集賢書院等不其盛歟臣幸預翰
墨紀事迹本末載於文字臣之職也竊惟周家興於岐邠武
王宅都於鎬至成王乃命周召相基定卜於茲新邑宣玉中

興大會諸侯纂承文武師徒狩獵詩人詠歌則洛陽於周爲四方朝貢之地也尚矣太宗乃克大倣古以不廢迂衡之迹用宏茲賁光于中土克紹上帝匹休成周嗚呼盛哉若夫城隅廣陋之度宮廷考室之制皆不足書書是宮有合先王之制者以詔後世云上同

興唐寺毘沙門天王記

唐 盧宏正

毘沙門天王者佛之臂指也右扼吳鉤左持寶塔其指將以摧羣魔護佛事善善惡惡保綏斯人在開元則元宗圖像於旗章在元和則憲皇交神於夢寐佑人濟難皆有陰功自時厥後雖百夫之長必資以指揮十室之邑亦嚴其廟宇戢齊

強暴無煩狴牢敏以爲政者必因而振樹之興唐寺僧道契者惠智之人也眇隳地得勝槩肇基厥事始唱而求其和焉前刺史范陽盧公周仁薪骨塗肉以立之後刺史河南渾公鋒施丹凝素以完之終而司勳京兆韋公礎揮金致績以美之窺三君子同心構物之道顧斯人之肥瘠豈一朝一夕一手一足之功哉宏正惴惴兢兢大懼三賢相因之績由我或隳而已余視斯像且未有增一毫之力視斯人其獲有所施爲耶撫事及政爲之記云時開成三年十二月十五日

新安令元瓘頌德碑記

唐 王 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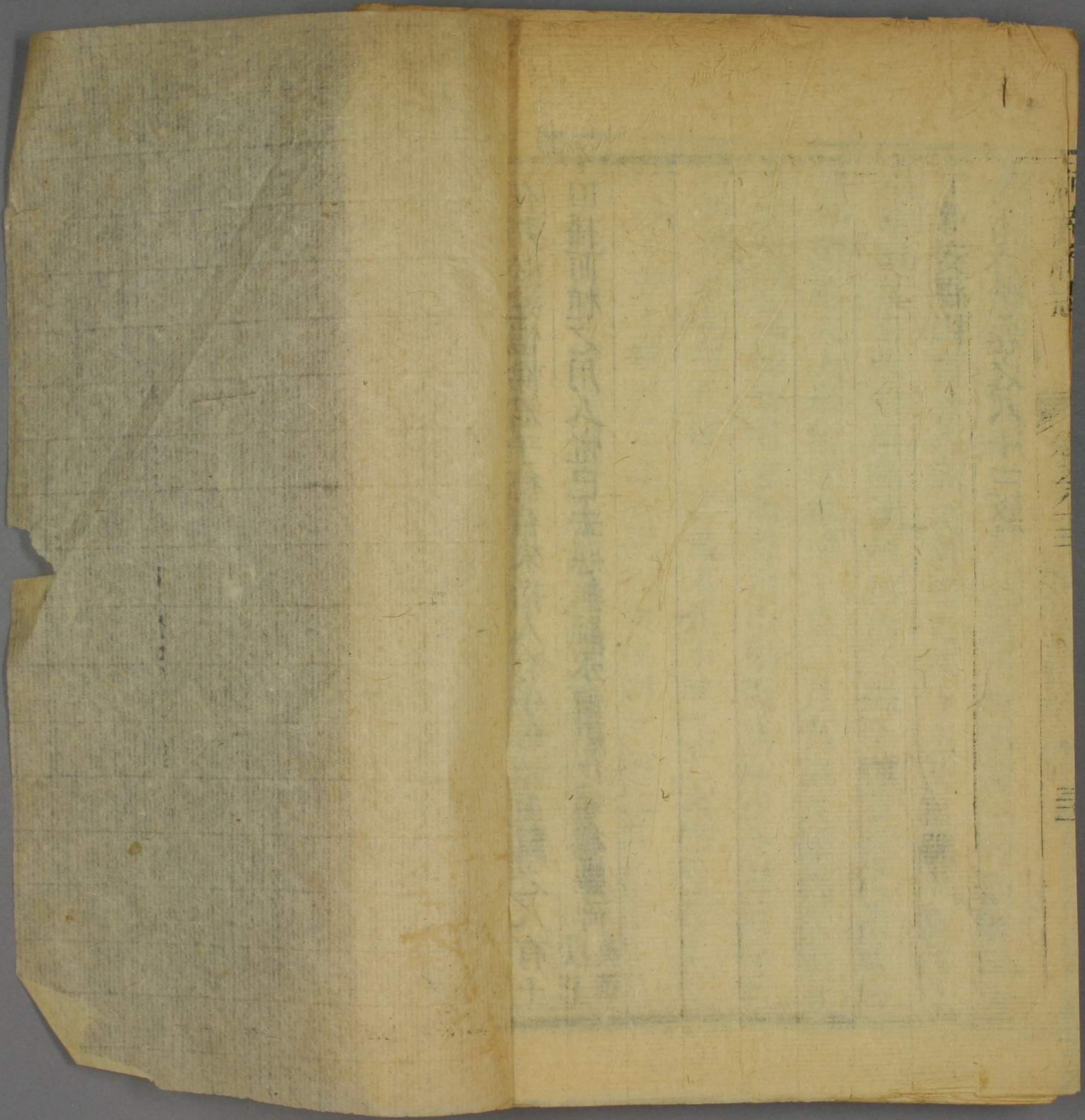
惟公會祖諱皇行都督府錄事參軍祖雯壘州刺史考忠滑

州靈昌縣令公能繼大賢克昌厥後解褐薛王府參軍歷河
南新安縣尉轉濟源縣主簿遷光祿寺主簿官雖未遠名乃
益隆由是宰汝州梁縣懷州河內三縣令鏤章是式朱紱斯
皇加朝散大夫猶舊任也甲子歲二月有詔大擇邑長俾康
人庶公歷試旬服適多頌聲自山陽復爲新安令明號令正
獄刑闕疆理均井賦一之歲不茹不吐二之歲作懟乃止三
之歲不競不絀四之歲人異周漢化同蒲密此邦也郭抱連
麓門開故關當洛陽西偏之境接長安東狩之區日候萬乘
歲供百役公化洽於下使推循良名聞在天人願襁負翰飛
臺閣其則不遠筠等仰念遺惠永懷令紀文成不刊可勒永

久頌曰天命良宰操刀必割三科設教四人棄末庶政其凝
在邦必達愷悌君子德音來括人有子弟卯而翼之人有土
田播而植之用人惟已去惡無疑永懷惠化頌德豐碑

以上
英華

河南府志卷之八十三終



元

三

三

